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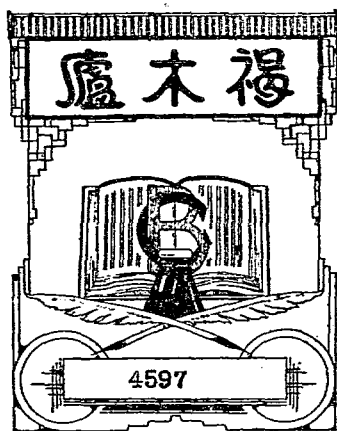
書 叢 學 文

哀 悲 的 時 利 比

---

著 夫 列 得 安  
譯 琳 沈

社 學 共



MG  
J512.34  
20

社 學 共  
書 叢 學 文

比  
利  
時  
的  
悲  
哀

Leonid Andreyev  
沈 琳 著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3 1764 8598 9

## 譯者序

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是空前的歐洲大戰爭的一個時期。這五年中全世界的空氣裏，都充滿了煙霧同礮火。這一場惡戰，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熱血，化了多少的金錢。想起來真覺得痛心啊！我可以說，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這個時期內的戰爭，實在是我們人類進化史上一個空前的絕大的犧牲。我們看了報紙上的新聞，讀了書本裏的紀載，覺得字裏行間都深深地印着戰爭的種種痛苦，因此又想到大戰聲中人民和財產的犧牲，不知不覺地落下幾行同情的眼淚來了。到了一九一九年煙霧和礮火漸漸地消滅了，全世界的空氣才慢慢地恢復原狀。但是各國經濟上受了莫大的影響。這種經濟上的恐慌已經養成了社會破產的預兆。正是痛定了還要叫苦呢。這樣的國家多不幸啊！我們要知道比利時就是這樣不幸的國家的一個代表。比利時在大戰時候被德國人破壞了他中立國家的地位，所以他才加入戰爭。他情願忍受一切的犧牲，來保護他的人民、土地和主權。這是獨立國家

的真精神。勇壯啊！比利的悲哀這一本戲曲就是一幅比利時在歐戰聲中忍受種種犧牲的油畫像，就是一幅比利時獨立國家真精神的油畫像。

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起端的時候，安得列夫（Leonid Andreyev, 1871-1919）的著名小說紅笑（The Red Laughter）出版了。在這本小說裏，安得列夫描寫他的理想中日俄戰爭的痛苦、犧牲和一切可怕的情形。一時紅笑就有非戰小說的傑作的聲名。十年後，在一九一四年正當歐戰風雲初起的時候，安得列夫著成比利的悲哀一本戲曲。比利的悲哀就是一片比利時國的悲哀的故事的寫照。在這本戲曲裏，安得列夫描寫戰爭的可怕情形。比利的國民性和國家精神。比利的人民只知道「和平」、「公理」和「人類」三個字。他們都相信「上帝」是存在的，「公理」也是存在的。比利的人民有這樣的見識，有這樣的信心，所以他們有這種勇氣加入戰爭，來保衛他們的國家。但是可憐那水深火熱裏的比利時人卻沒有抵禦德國軍隊的可能。他們愛國的熱度可是沒有減少。他們最後的計畫就是破壞那堤壩，淹沒自己國土的一部分，來抵禦德國人。這不是一件極可怕

的事麼？但是他們覺得水果然是可怕的，那普魯士人比水更可怕呢。他們情願被水淹死，決不願意做普魯士人的奴隸。這些都是描寫戰爭的可怕情形。比利時的國民性和國家精神。這樣看來，我們不可以不承認比利時的悲哀，是一件極光明的故事。

比利時的悲哀這本戲曲出版在一九一四年。他是俄國安得列夫的原著。一九一五年柏恩斯泰（Fernan Bernheim）從俄文原本譯成英文。我現在再從柏恩斯泰的英文譯本譯成這本中文的比利時的悲哀。我對於這本戲曲，有下列三種希望：

（一）我希望比利時的悲哀不單是能够使我們明白比利時人的犧牲，因此喚起一種同情來；並且也能够使我們明白歐戰中各國人民的犧牲，因此喚起一種同樣的極深刻的同情來。

（二）我希望比利時的悲哀不單是比利時的種種犧牲的寫照，並且也能够代表加入大戰各國的種種犧牲；這樣我們更明白戰爭是人類一件最不幸的事，又更能增加我們厭惡戰爭的心理。

(三) 我希望比利的悲哀能够使我们知道战争的可怕，又能够使我们觉悟到我們應該阻止未來的戰爭，同時我們應該盡力地建造一個新世界。

比利的悲哀是我譯述上嘗試的作品，況且這本戲曲又是我從課外的時間內偷出工夫來譯成的，所以譯述上不免有許多不周到的地方，我極誠懇地希望讀者諸君指教。

十一年二月十五日沈琳在北京

## 原序

安得列夫 (Leonid Andreyev) 是俄國極有名的著作家。他的著作如 安那塞瑪 (Anathema) 十個被絞死的人 (The Seven Who Were Hanged) 人之一生 (The Life of Man) 和 紅笑 (Red Laughter) 轟動了全世界的耳目，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他現在又著了這段比利時國人民的悲哀的故事。他描寫比利時國最著名的詩人和思想家——比利時國的良心——家庭的慘事，反映出比利時國的悲劇。

安得列夫爲受壓制的，和懦弱的國民，極表同情。他用極深刻的感情來描寫爲歐戰犧牲的比利時人民。在別一文學的傑作裏，他分析大戰結局聲中猶太人在俄國忍受的種種痛苦。他又活活地描寫俄國的反對猶太政策，實在是俄國人民的羞恥。

在這幾種著作裏，安得列夫絕對的承認小國忍受的種種損失，痛苦，犧牲，都是德國的權勢威力和軍國主義造成的。



在他的論文裏，對於猶太人在俄國的慘事，他寫着「俄羅斯的野蠻人」和「日耳曼的野蠻人」如下：

「若使猶太人看來，殖民地的範圍，百分法的稅律，以及其他種種制限，是偏拗他們一切生活的一件致命的事實，那麼在我俄國人看來，彷彿不知不覺的在我的背上多了一塊奇大的隆肉，無論到那裏去，無論做什麼事，這塊隆肉總是在我的背上。在夜間這東西便來擾我的清夢，而且我在醒着的時刻，在衆人面前，這東西總使我懷中充滿了一種羞澀和慚愧的情感……」

「大家須要明白：猶太人痛苦的終局，便是俄羅斯人自重的開始。沒有自重，俄國就不能生存了。歐戰的黑暗時代將要過去，今日的「日耳曼野蠻人」文要變成文明的德國人了。他們的聲音又將傳佈到全世界了。不是他們的聲音，也沒有別人的聲音，再要高聲的喚我們「俄羅斯的野蠻人」啦。」

如果這部描寫比利時國的悲哀的書，能够稍微多引起一點爲戰爭犧牲人的痛苦的

同情；如果這部書更能幫助喚起人類厭惡戰爭的心理，那麼除了文學上的和戲劇上的價值以外，比利時的悲哀還有一個重要的宗旨和一種有價值的貢獻。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柏恩斯泰 (Herman Bernstein)

# 目錄

|      |    |
|------|----|
| 譯者序  | 一  |
| 原序   | 五  |
| 劇中人物 | 一  |
| 第一幕  | 三  |
| 第二幕  | 一五 |
| 第三幕  | 四〇 |
| 第四幕  | 四七 |
| 第五幕  | 七八 |
| 第六幕  | 九二 |

|             |     |
|-------------|-----|
| 安得列夫事略      | 一〇九 |
| 安得列夫的戲劇作品一覽 | 一一七 |

## 劇中人物

克萊孟伯爵 (Count Clairmont)

伊密爾葛雷羅 (Emil Grelier) —— 比國有名的著作家

琦茵 (Jeanne) —— 葛雷羅夫人

比雷 (Pierre) —— 葛雷羅的長子

莫利司 (Maurice) —— 葛雷羅的次子

拉格德 (Lagard) —— 內閣閣員

將軍 —— 克萊孟伯爵的副官

瘋女郎

佛郎西斯 (François) —— 園丁

比利的特別哀

亨利泰 (Henrieta) —— 女僕

雪爾維娜 (Sylvia) —— 婢女

德軍司令官

勃羅門斐爾德 (Von Blumenfeld) —— 德國陸軍中尉

列采 (Von Ritzau) —— 史泰 (Von Stein) —— 蕭斯 (Von Schauss) —— 德國軍官

克洛次 (Kloetz) —— 陸軍工程師

齊克勒 (Zigler) —— 葛拉左 (Greitzer) —— 電信技師

德國軍官

比國農民

醫生郎克羅 (Doctor Langlois)

車夫 —— 比國人

## 第一幕

（這件事實發生在比利時國。那時在一九一四年，正當歐戰風雲初起的時候。

佈景是比利時國有名著作家伊密爾葛雷羅的別墅附近的一個花園。一座石頭砌的圍牆造成了葛雷羅的地產和花園的界限。在矮樹梢和石頭牆後面，露出一帶隱隱約約的紅色屋脊。那裏有市鎮裏的房屋，市議事廳，和一所古式的禮拜堂。那裏的人都已經知道戰事了；那裏禮拜堂的鐘聲，也不安寧了，可是花園裏還是太平無事的。一個佈置精雅的小花園；有香有色的花朵；開花的幼樹園；一個角隅的暖房。玻璃的房蓋半開着。太陽光盪然照着；空氣裏有蔚藍色的薄霧。真是又暖和又安靜的一天。種種的顏色彷彿都是異樣地溫柔；單是那景前花朵的顏色，分外地鮮明可愛。

佛郎西斯坐在一張花牀旁邊；手裏拿着剪刀，在那裏修剪玫瑰花。他是一個老年人，

頭髮灰白了，耳朵也聾了。他是一個很嚴澀的比利時人。他口裏啣着一枝土製的煙管。佛郎西斯正在那裏工作呢。他絲毫沒有聽見鐘聲。花園裏單是他一個人。他覺得萬物都是平安和靜止的。

（但是有一件東西引起了他的微微的恐怖。他聽見一聲模糊的呼喚。他望四面看了一下——但是沒有看見一個人影。他低聲自唱了一曲不帶字句的歌。忽然他中止了，站起身來，手裏拿着剪刀，又向四面看望了一回。）

佛郎西斯 誰喚我呢？

（他沒有看見人影。他望着暖房——他好像覺得有人正在那裏喚。）  
伊密爾先生，我聽見你了，我在這裏。

（他沒有看見人影。他繃着眉頭，發怒地叫喊起來。）  
誰喚我？這裏沒有人。

（他望了一下天，又望了一下花，仍舊靜靜地繼續他的工作。）



他們說我耳朵聾了。但是我聽見有人喚我二次：「佛郎西斯！」「佛郎西斯！」不是，也許我的血在我的耳朵裏做聲呢。

（沈靜。但是他的不安寧的神色沒有沈下。他又側耳細聽。）

我還能聽見有人喚我：「佛郎西斯！」好極，佛郎西斯在這裏，誰需要我，他再喚好啦。我不走的。我不能聽見小鳥的啾啾鳴聲；在我，這些小鳥好久不做聲了，胡說——這些小鳥好罷，我的耳朵是聾的——也許有人以為我要爲着這個傷心吧？

（他扭着嘴微微地一笑。）

我的眼睛呢？那又是一件事。我的眼睛呀！佛郎西斯，你爲什麼永久沈靜呢？若使我聽不見你的愚笨的回答，我爲什麼要說話？講話哪，聽話哪——都是胡說。我看見的比你聽見的還多咧。

（笑）

是，我看見這個了。但是聽從他，你學習的可以比蘇羅門（Solomon）知道的還多。那就是

聖經上說的——蘇羅門。在你，世間都是空談和雜話；在我，他好像一幅彩色的聖母瑪利(Madonna)像，彷彿一幅彩色的聖母瑪利像。

(鐘聲響了，遠遠地一個少年的聲音叫着：「爸爸！爸爸！」又喚着「佛郎西斯！」莫利同從房子裏快步的走來，他是一個十七歲左右的青年，就是伊密爾葛雷羅的次子，他又喚了佛郎西斯一聲，但是佛郎西斯沒有聽見，最後他就貼近佛郎西斯的耳朵，大聲的叫起來。)

莫利同 佛郎西斯，你怎麼會事？我喚你呢，我喚你呢，你看見了爸爸沒有？

佛郎西斯 (安靜的，不回頭) 莫利同，你喚我麼？我聽見你的喚聲好久了。

莫利同 你聽見了，可是不答應，你真怪僻！你看見了爸爸沒有？我正在各處找他，快點！爸爸在什麼地方？

佛郎西斯 爸爸麼？

莫利同 (大聲叫) 爸爸在什麼地方？你看見他了沒有？雪爾維娜說他到暖房去的，你聽

見麼？

佛郎西斯 他不在那裏。今天早晨我和他講話，但是以後我就沒有看見他了。沒有。

莫利司 怎麼辦呢？他們正在打鐘啊！佛郎西斯，怎麼辦——你聽見他們打鐘麼？

佛郎西斯 啊！我聽見的。我的孩子，你要玫瑰花麼？

莫利司 無論什麼事情你都不懂得——你真令人不耐煩啊！他們在街上跑，他們都在那裏跑，爸爸卻不在這裏。我立刻也要望那裏跑。他也許在那裏。這樣的日子啊！

佛郎西斯 誰跑？

莫利司 你不懂得什麼！（大聲叫）他們已經殺進比利時的境界了！

佛郎西斯 誰已經殺進比利時了？

莫利司 他們——普魯士人。你不能够明白麼？這是戰事！戰事！想想將要發生的事情。比雷

就得去，并且我也要去。無論如何，我不願意留在這裏的。

佛郎西斯 （站直身體，剪刀落下）打仗麼？我的孩子，胡說誰已經殺進比利時了？

莫利司 他們——普魯士人比雷現在就要去，並且我也要去——無論如何，我不願意躲避的，明白麼？現在比利時要變成什麼樣子——這卻很難推測。他們昨天殺進了比利時的境界——你明白麼——這種惡漢！

（遠遠地，城裏狹小的街道上，不安寧的脚步聲和車輪聲越發響了。遠遠的種種聲音混合成一種預兆的悲慘聲，充滿了警報。鐘聲好像困頓了，有時安靜，有時聲浪極高。佛郎西斯靜聽了一會，但是沒有聽見什麼。他帶着很生氣的模樣，再拾起剪刀來。）

莫利司 佛郎西斯！

佛郎西斯 （堅決的）那都是胡說！我的孩子，你鬧些什麼，不會打仗的——那是不可可能的。

莫利司 你自己是一個老笨伯！他們殺進比利時了——你明白麼——他們已經在這裏了。

佛郎西斯 那是不確實的。

莫利司 爲什麼那是不確實的呢？

佛郎西斯 因爲那是不可能的。那報紙上登載瞎話。他們都瘋了。他們都是傻子和瘋人！

——不是別的。什麼普魯士人？少年，你不應該和我這樣開玩笑啊。

莫利司 但是你聽——

佛郎西斯 普魯士人！什麼普魯士人？我一個普魯士人也不認識，並且我也不要認識他們。

莫利司 但是老頭兒，你要明白，他們已經在那裏用礮攻擊利奇（Ligeo）地方了！

佛郎西斯 不！

莫利司 他們已經殺死許多人了。你這個人真奇怪，你沒有聽見那鐘聲麼？百姓都聚在十

字街前。他們都跑着。婦女們都哭着。那是什麼？

佛郎西斯 （動怒的）你跨上花牀了下來！

莫利司 不要煩惱我！他們爲什麼這樣高聲地叫喊呢？那裏發生事情了。

（遠遠地送來一陣喇叭聲。衆人的呼聲更高了。微微地聽見比利時國歌的聲音。忽然雜

亂的聲音中間夾着一片預兆的沈靜，一會兒又是一陣幽靜的鐘聲。

莫利司 現在他們靜了……這是什麼意思？

佛郎西斯 胡說，胡說！（狂怒的）你又跨上花牀了。下來！你完全失了你的理性，去！普魯

士人……

莫利司 你才失了你的理性咧！

佛郎西斯 我是七十歲了，你卻和我講起普魯士人來，去！

（又聽見衆人的呼聲，婢女雪爾維娜從屋裏跑出來，口裏叫着：「莫利司先生！」）

雪爾維娜 請你到家裏來，琦茵夫人喚你呢。夫人就要出去，請你來。

莫利司 爸爸呢？

雪爾維娜 他還不在這裏呢。來！

（雪爾維娜和莫利司走了。佛郎西斯不耐地坐在花牀旁邊。）

莫利司 雪爾維娜，你不明白，他不相信打仗，他還說打仗是不可能的。

雪爾維娜 打仗是極可怕的，莫利司先生，我害怕——

（雪爾維娜和莫利司出去。佛郎西斯發怒的望着他們。他整理他的圍裙，又預備繼續他的工作。）

佛郎西斯 瘋子！我是七十歲了。我是七十歲了，他們偏要我相信一件普魯士人的故事。胡說，他們瘋了！普魯士人但是我聽不見什麼卻是真的。

（站起來，他注意的靜聽。）

不，沒有聲音。或是我聽見了麼？惡魔！我一些聲音也不聽見。不可能，不可能，但是那是什麼？我怎麼能夠相信，在這個安靜的天空裏——在這個安靜的天空裏——

（打仗的聲音放大了。佛郎西斯再細聽，他聽見了。他顯出默想的神色來。他的雙眼現出恐怖的樣子。他的神情彷彿頓時解決了一個可怕的問題。他垂下頭，走來走去，好像靜心細聽的模樣。他忽然擲下剪刀。他感受了一種恐怖的知覺。他舉起他的手來。）

我聽見了，不，不，現在我聽不見聲音了，喔，上帝啊，求你賜我聽力！

（他低下了頭，伸長了頸，又希望聽見快的聲音。他的頭髮雜亂了。他的眼睛凝視着他盡力的聽。他忽然聽見鐘聲和一片失望聲。他退後了幾步，又舉起手來。）

我的上帝啊！他們打鐘！他們啼哭！打仗！打仗！什麼打仗？什麼打仗？誰在那裏——誰叫着「打仗？」

（鐘聲和呼聲更響了。伊密爾葛雷羅在小路上匆忙地走路。）

伊密爾葛雷羅 佛郎西斯，你叫喊什麼？莫利司在什麼地方？家裏沒有人。

佛郎西斯 是打仗麼？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是的，打仗了，普魯士人已經殺進比利時了。但是你什麼也聽不見。

佛郎西斯 （苦痛的細聽）我聽見，我聽見了。他們殺人麼？

伊密爾葛雷羅 是啊，他們殺人咧。普魯士人已經殺進比利時了。莫利司在什麼地方？

佛郎西斯 但是，伊密爾先生——但是，先生，什麼普魯士人？請你寬恕我：我是七十歲了，并

且我失了聽覺好久了。（哭）



真的打仗麼？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真的打仗了。我也不明白。但是戰爭已經開始了。我自己也不明白，但

是，老頭兒，打仗了。

佛郎西斯 先生，告訴我，告訴我打仗這回事。我信你和我信上帝一樣。告訴我罷。我能够聽

見你的說話。他們殺人麼？

伊密爾葛雷羅 打仗了！佛郎西斯，恐怖啊！戰事的真相很難明白——是很難。

（他綳眉頭并且神經顛倒地摩擦他的灰白色的前額。）

佛郎西斯 （曲腰，啼哭，搖頭）花呢？我們的花呢？

伊密爾葛雷羅 （心不在的）我們的花麼？佛郎西斯，不要啼哭——啊，那是什麼？

（鐘聲靜止了。衆百姓的哭聲和呼聲，變成一種調和的聲浪——一片遠遠的歡呼聲。那

裏好像有一種重要的報告。

伊密爾葛雷羅 （心不在的）我們的百姓在那裏等候國王——他是到利奇地方去是

的——

（沈靜忽然一片雷動似的聲音，一會兒又變成歌聲——衆百姓正唱着比利時的國歌。）幕下

第一幕完

## 第二幕

(伊密爾葛雷羅別墅裏的會客廳。空氣和光線都很充足。客廳裏盛設許多花草。一帶又長又大的窗開着，可以望見花園裏的景色。一扇小窗，差不多完全被葛藤的葉子遮蔽了。)

房間裏只有伊密爾葛雷羅和他的長子比雷。比雷是一個文弱又俊俏的少年。他身上穿着陸軍制服。他們在房裏慢慢地走來走去，態度很從容的。比雷覺得很心焦，他想走快些，但是他的尊敬父親的心又把他的步行的速度減少了。

伊密爾葛雷羅 多少幾羅密達 (Kilometer)。

比雷 到第爾孟 (Thilmont) 地方是二十五或是三十個幾羅密達——到這裏——

伊密爾葛雷羅 七十四或是五——

比雷 是的——七十五，大約一百個幾羅密達。父親，這是不遠。

伊密爾葛雷羅 不遠。我好像聽見放礮了。我昨天晚上聽見的。

比雷 不，這個怕不可能罷。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我記錯了，但是那探海燈的光線可以看見的。那些一定是光力極強的探海燈。媽媽也看見了。

比雷 真的麼？父親，你又受了不眠病的痛苦麼？

伊密爾葛雷羅 我夜，晚照常安睡的。一百個幾羅密達——一百個幾羅密達——

（沈靜。比雷呆地望着他的父親看。）

比雷 父親！

伊密爾葛雷羅 啊？比雷，時候還早——開車以前，你還有三點鐘的工夫。我正看着時候呢。

比雷 父親，我知道，我正想着別的事情——父親，告訴我，你還有一些希望麼？（沈靜）  
我躊躇着，我和你講話覺得有幾分心亂——父親，你比我聰明得多……是的，是的，這自

然是妄話，但是這幾天我在軍隊裏得到的消息使我絕少希望。他們來勢洶湧，人哪，馬哪，軍火哪，槍械哪——團體又堅固，輜重又充足——簡直沒有抵禦的可能。我覺得測量地震勢力時間表 (Seismograph) 一定可以指明他們經過的地點——他們在地面上的壓力這樣的大，我們的人數，却是這樣的少！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我們的人數是極少。

比雷 極少，父親！可怕的少！就算我們是難傷的，不死的，就算我們整日整夜的，整日整夜的，殺死他們，在阻止他們以前，我們也要覺得疲倦了，勞頓了。但是我們不能長生的，要死的——并且他們有可怕的槍礮，父親！你不做聲麼？你想起莫利司了——我使你悲痛麼？伊密爾葛雷羅 他們的舉動極少人類的天性。不要想起莫利司了——他是生存的。比雷 一個人有面目。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面目，但是他們沒有面目。有時我想描寫他們，我只看見火光，設計人，自動機——那些可怕的槍礮——和行動的東西。那些粗俗的威廉遜鬚——但是那是一個假面，一個在歐洲流行了二十五年的不動的假面——他後面是

什麼那些粗俗的鬚鬚——忽然這麼些苦痛，這麼些殺戮，這麼些破壞！這是一個假面！

比雷（差不多自言自語）倘使只要他們沒有這麼多，沒有這麼多——父親，我相信

利司要生存的，他是一個僥倖的孩子，但是媽媽對於這一層作什麼想呢？

伊密爾葛雷羅 媽媽想什麼？

（佛郎西斯進來，他用水灌花，很嚴正的，不看別人。）

他想什麼？望他看。

比雷 他很難聽見什麼，佛郎西斯！

伊密爾葛雷羅 我不知道他聽見什麼沒有，但是有一回他的確聽見了，比雷，他是沈靜的。

并且他激烈地反對打仗，他用工作來反對打仗——他一個人在花園裏做工，好像太平

無事的，我們家裏住滿了避難的人，媽媽和家裏的人都是手忙腳亂的，給他們做飯，給

小孩洗浴哪——媽媽給小孩洗浴——但是他好像絲毫也不注意的，他反對打仗，現在

他正在很焦灼地聽，或是猜，我們說的話，但是你看見他臉上的顏色麼？若使你要和他講

話，他就要走開了。

比雷 佛郎西斯！

伊密爾葛雷羅 不要煩惱他。他想裝做伶俐。也許他聽見我們。你問我媽媽想起什麼。我知道麼？誰能說？你看，她不在這裏，可是這些是你在這裏最後的幾點鐘了。是的，在這所房屋裏——我說起這所房屋，她仍舊是年輕的，和堅決的；她舉步輕便的，腦筋清楚的；都和平一樣，但是她不在這裏。比雷，她單是不在這裏。

比雷 她隱蔽着什麼事罷？

伊密爾葛雷羅 不，她沒有隱蔽什麼事，但是她走進了她自己的神秘和沈靜底深處。她又從最初的起端過着她的母道的生活了——你明白麼？那時你和莫利司都還沒有產生呢——但是在這件事上，她也像佛郎西斯一樣的伶俐。有時候我明明看見她受了無限的痛苦，受了打仗的恐怖。——但是她總是微笑地回答我，並且我那時又看見別的事情——我看見她怎樣覺悟到史前的婦人——這個婦人給她的丈夫一種戰鬪的棍棒。——

——候着，兵士又來了！

（遠遠地軍樂的聲音聽見了，漸漸的近了。）

比雷 是的，按照分派，這個是第九聯隊。

伊密爾葛雷羅 比雷，我們聽這種音樂我一天總要聽見好幾次呢。那裏右邊音樂發聲了，那裏聲音低了，完了。常在那裏（他們聽）但是他們都是勇敢的好男兒！

比雷 是的。

（他們站在窗前細細地聽佛郎西斯斜眼望他們看，他也想聽，可是聽不見音樂漸漸的消滅了。）

伊密爾葛雷羅 （離開窗前）昨天他們奏了『馬賽歌』（“La Marseillaise”）法國的

國歌）但是他們都是勇敢的好男兒！

（伊密爾葛雷羅的妻子，匆匆地進來。）

琦茵 你們聽見麼？多好聽啊！就是那避難的人聽見了也微微的笑了。伊密爾，我拿來幾封



電報給你看，在這裏，我已經看過了。

伊密爾葛雷羅 什麼電報？拿來給我看看！

（看電報介，他慢慢地走近一張扶手椅，坐下。他的面色變成灰白了。）

比雷 父親，做什麼？

伊密爾葛雷羅 看啊！

（比雷在他的父親背後看電報。琦茵望他們看，露出不明白的神氣。她仰了頭安靜的坐着。伊密爾葛雷羅迅速地站起身來。他和他的兒子背着方向在屋子裏走來走去。）

比雷 你看見麼？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

比雷 你看見麼？

伊密爾葛雷羅 是！

琦茵 （似乎冷淡的）伊密爾，他們破壞的就是那所壯麗的圖書館麼？我不知道。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很對。琦茵，你問我些什麼話？你怎麼能夠說話？

琦茵 喔，我單說起書！告訴我，那裏有很多書麼？

伊密爾葛雷羅 是，許多，許多！

琦茵 他們把書都燒了麼？

（她口裏清脆的溫柔的唱歌。）

「單是藝術的光榮可以完成法律，自由和帝王——法律——」

伊密爾葛雷羅 許多書，許多書。

琦茵 那裏又有一所大禮拜堂（Cathedral）！喔，我記起來了！伊密爾，那所大禮拜堂是——  
所極華麗的建築，是不是？（低聲唱）

「法律，自由，和帝王——」

比雷 父親！

伊密爾葛雷羅 什麼？

(他在房間裏走來走去)

琦茵 比雷，你動身的時候快到了，我立刻要給你一些東西喫。比雷，他們殺死婦女和小孩，你想這是真的麼？我不知道。

比雷 母親，這是真的。

伊密爾葛雷羅 琦茵，你怎麼能說這個話？你不知道麼？

琦茵 我爲着小孩子們才說的，是的，那裏他們寫着他們殺死小孩子們，所以他門寫在那裏。那小小的一張紙上滿載着這些凶信——小孩同伙——

(匆忙地站起來，低聲唱着歌，走了。)

伊密爾葛雷羅 你到那裏去，琦茵？

琦茵 沒有一定的地方。佛郎西斯，你聽見麼？他們殺害我們的婦女和小孩。佛郎西斯！佛郎西斯！

佛郎西斯也不回頭，聳了肩膀走出去。大家都望着他。琦茵走近那扇門去，微微地一笑。

比雷 媽媽！

琦茵 我就要回來的。

伊密爾葛雷羅 我稱呼他們什麼？我能够喚他們什麼，比雷，我親愛的孩子？我稱呼他們什麼？

比雷 父親，你大大的激怒了。

伊密爾葛雷羅 我常常思想，我常常相信，說話聽從我的命令的，但是這裏我站在這個怪異的可怕的，不能說明的面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稱呼他們什麼才好。我的心要哭出來，我聽見他的聲音，但是這個字啊！比雷，你是一個學生，你是年輕的，你的說話是簡潔的明白的——比雷，找出這個字來！

比雷 父親，你要我找出這個字來麼？是的，我做過學生，並且我知道幾個字：「和平」，「公理」，「人類」。但是現在你要明白我的心也要哭出來了，但是我不知道喚他們那些惡漢什麼？惡漢麼？那是不足夠的。（失望的）

不足夠的。

伊密爾葛雷羅 那是不充分的。比雷，我已經決定了——

比雷 決定了麼？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我要去。

比雷 父親，你麼？

伊密爾葛雷羅 好幾天以前，我決定了要做這件事——就是那時，在最初的時候，我真不知道爲什麼我——喔，是的，我須要制服我愛花的心。（諷刺的）是的，比雷我愛花的心。喔，我的孩子，要把花變成鐵和血，那可真難啊！

比雷 父親，我不敢反對你。

伊密爾葛雷羅 不，不，你不敢。這是不須要的。比雷你聽，你一定要像醫生一樣的檢驗我。

比雷 父親，我只是一個學生。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但是你知道有話說的。——比雷你知道，我們軍隊裏不應該有一個

病弱的人。我不應該重累我們的小小軍隊。是不是？我一定要有實力和健全的身體。那是不是？比雷，我現在請你只要像一個醫生來檢驗我，像一個少年的醫生。但是我覺得合你有些心緒紛亂——你檢驗的時候，我一定要除去這種心緒的紛亂呢，還是可以不必除去呢？

比雷 這樣也行。

伊密爾葛雷羅 我也這樣想。并且——我一定要告訴你一件事情麼，或是——無論如何，我要告訴你，我從來沒有害過大病，并且向來我是一個很強健的人。你知道我經過的什麼一種生活情形。

比雷 那是不須要的，父親。

伊密爾葛雷羅 這是須要的。你是一個醫生。我要說我一生沒有一些放蕩的行爲。喔。魔鬼，說起來多難啊。

比雷 爸爸，我都知道了。

(他匆忙地吻他的父親的手。沈靜。)

伊密爾葛雷羅 但是，比雷，我請你按我的脈，這是不可缺少的。

比雷 (輕輕地微笑) 就是那個也是不須要的。宛似一個醫生，我可以告訴你，你是強健的，但是——你是不合宜打仗，父親，你是不合宜打仗的；父親，我聽着，你，並且我覺得要哭了。

伊密爾葛雷羅 (沈思的) 是的，但是也許你可以不必哭。比雷，你以為我不應該殺人麼？你以為我，伊密爾葛雷羅在無論什麼情勢之下，在無論什麼時候，一定不能殺人麼？

比雷 (溫柔的) 父親，我不敢獨犯你的良心。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那是人生一個可怕的問題。比雷，我一定要殺。自然我可以拿了你的槍。但是不放——不，那就是可惡，那是一件瀆犯神聖的欺詐事。我的同胞到了不得不殺人的時候。我是誰，可以袖手旁觀麼？難道我是局外的人麼？那實在是可惡的行爲，可恥的精神。我的國家本來不願意殺人，但是他出於不得已，變成一個刺客了。我所以也一定要

聯合國家做一個刺客這種罪惡我要放在誰的肩上一——在我們青年人和小孩子的肩  
上麼？比雷，不是。倘使上帝要差喚我親愛的同胞受這樣可怕的犧牲，倘使上帝差喚我的  
兒子比雷和莫利司，并且要說：『你們做了什麼事？你們殺了人罷！』我就要走上來說：『請  
你先要審判我？我也殺了人——并且你知道我是一個誠實的人！』

（比雷坐着不動，他的手蒙蔽了臉，哭了。琦茵進來，卻沒有人注意。）

比雷（露出他的臉）但是你決不能死！你沒有權利！

伊密爾葛雷羅（高聲的輕蔑的）喔，死！

（他們注意琦茵，不做聲了。琦茵坐下，仍舊安靜地，和藹地說話。）

琦茵 伊密爾，她又在這裏了。

伊密爾葛雷羅 是麼？她又在這裏。前兩天晚上，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琦茵 她自己也不知道。伊密爾，她的衣服，她的手都沾了血跡。

伊密爾葛雷羅 她受傷了麼？



琦茵 沒有，那不是她自己的血，並且看那顏色，我也辨不明白是誰的血。

比雷 母親，那是誰？

琦茵 一個女孩單是一個女孩，她是瘋的，我替她梳了頭髮，又給她穿上一件乾淨的衣服，她有美麗的頭髮，伊密爾，我聽見了幾句話——我明白你要到——？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

琦茵 伊密爾，你同你的兩個孩子一塊兒去麼？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比雷查驗了我的體格，說我合格投軍的。

琦茵 你想明天去麼？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

琦茵 今天你不能辦理罷，比雷，你只賸一點半鐘了。（沈靜）

比雷 媽媽告訴他，他決不能——父親，請你寬恕我——他不應該去，母親，那是不是告訴他，他已經爲國家犧牲了他的兩個兒子——他還應該再犧牲什麼？是沒有權利再犧牲

了。

琦茵 比雷什麼例外的犧牲？

比雷 是的，——他的生命。你愛他；若使他被人家殺死了，你也要死的——母親，告訴他！

琦茵 是的，我愛他。我也愛你。

比雷 喔，莫利司和我算得什麼？但是他就像他們在打仗時候不應該破壞寺院或是燒燬

圖書館，就像他們不應該侵犯上帝，所以他——他——不應該死。我說的話，不是你兒子的

的口吻，不是；但是殺死伊密爾葛雷羅——那是比較燒燬書本損失更大。聽我講！在這個

世界裏，你們生產了我。聽我講！——雖然我年紀輕不應該說話——聽我講！他們已經劫

掠了我們。他們已經剝奪了我們的土地和空氣；他們已經破壞了我們的財產。要知道我

們的財產是有才能的人創造的。現在我們全國的名人都要受他們的慘殺了！那是怎麼

講？我們要殘留什麼？我們的人民都可以犧牲生命，我們的土地都可以變成一片荒蕪，活

潑的動物都可以燒死，但是只要他生存在世界上，比利時也就生存了！比利時沒有他是

什麼呢？母親，不要不做聲告訴他！（沈靜）

伊密爾葛雷羅（堅決的）比雷，你自己安靜些！

琦茵 昨天我——不比雷，那不是我要說的話——我一些也不知道，我怎麼能夠知道呢？但是昨天我——這裏很難得到菜蔬和麵包——所以我到市鎮上去，並且因為別的緣故，我們沒有往那裏去，卻是走近戰場了——在那裏我們覺得非常奇怪！那裏我看見他們來了——

伊密爾葛雷羅 誰？

琦茵 我們的兵士，他們從那裏來——那裏戰爭暴亂了四天，他們人數不多——大約一百或是二百，但是我們大家——許多人在街心裏——我們大家都望後退，靠近牆壁站住，預備他們經過的路徑。伊密爾，你想，多奇怪！他們沒有看見我們，並且我們也不能辨認他們，他們煙哪，土哪，血跡哪，滿身都是漆黑的，他們走路東搖西擺地顯出勞頓的樣子，他們都是面黃肌瘦的——好像癆病人，但是那不算什麼，那都不算得什麼，他們的眼睛——

——伊密爾，你猜那是什麼？他們看不見四面的景色，他們還深深地反映出他們在那裏看見的——破火，煙霧和死亡——還有別的麼？有人說：『這裏都是從地獄裏回來的人。』我們大家都對他們鞠躬行禮，我們對他們鞠躬行禮。但是他們也沒有看見伊密爾，那是可能的麼？

伊密爾葛雷羅 是，琦茵，那是可能的。

比雷 況且他要那地獄裏去麼？

（沈靜。伊密爾葛雷羅走到他的妻子面前，吻她的手。她望着他的頭微笑。她忽然站起來。）

琦茵 請你寬恕我：還有幾句別的話，我一定要說——

（她又輕又快的行動了，但是忽然，好像絆着一件看不見的阻礙物，她跪在地下了。那時她想起來，又跪在一邊，面色灰白，還帶着微笑。他們趕快跑過來，扶她起來。）

比雷 媽媽媽媽！

伊密爾葛雷羅 你頭痛麼？  
琦茵，我最親愛的，你覺得什麼痛苦？

（她推開他們，穩固地站起來，要想掩飾她的神經的激刺。）

琦茵 做什麼？什麼？伊密爾，不要煩惱我的頭麼？不是，不是！我的脚滑了——你知道，我就跌倒了。你看，現在我能夠走啦。

伊密爾葛雷羅 比雷，一杯清水。

琦茵 做什麼？真可笑！

（但是比雷已經出去了。琦茵坐下，垂下她的頭，好像有罪的人，要想迴避他的眼光。）

琦茵 多麼一個易受感觸的少年——你的比雷！你聽見他說的話麼？

伊密爾葛雷羅 （含有意義的）琦茵！

琦茵 什麼？不——你爲什麼這樣望我看？不——我正要告訴你。

（比雷進來，給他的母親一杯清水，但是琦茵不喝水。）

琦茵 比雷，謝謝你，但是我不要喝水。（洗靜）花多香啊！比雷，請你給我那一朵玫瑰花——

——是的，那一朵謝謝你，伊密爾，玫瑰花多新鮮啊，香味多甜啊——伊密爾，到這裏來！  
（伊密爾走近她身邊，吻她拿着玫瑰花的手，望她看。）

琦茵（放下手來）不，我要這朵玫瑰花單是因為我覺得他的香味是永久的——香味是永遠一樣的——好像天空，好奇怪，香味是永遠一樣的你把玫瑰花送近你的臉，送近你的眼時候，你要覺得除了紅色的玫瑰花和藍色的天空以外，沒有別的東西了。沒有東西單是紅色的玫瑰花和遠遠的，灰白的——極灰白的——藍色的天空……

伊密爾葛雷羅 比雷我的孩子，聽我講！人家在寂寞的時候，他們在晚上只說起這一件事——并且她知道了，但是你還不知道咧。琦茵，你不知道麼？

琦茵（張開眼來，戰慄的）是的，伊密爾，我知道。

伊密爾葛雷羅 詩人的生命，不歸他有的，房屋是蔽護百姓的——在我，那種種都是一個幻想，并且我的生命不歸我有的，我常在遠處，不在這裏——我常在我不在的地方。我死了，你們要想在活人裏找我；我在墳墓裏度日和高聲唱歌的時候，你們卻怕在死的，靜的，

冷的，爛的裏找我。死亡使得人類沈默的；他在最勇敢的人的嘴唇上，留着沈靜的印象；他恢復詩人的說話。我說死比我說生的聲浪更高。死了，我是生存的！在我繼續的探求中，我不能找出生命和死亡的界限來；在我的感覺裏我把生命和死亡混成一件東西，好像一種希罕的強烈的酒，我是——比雷，我的孩子，你想——我是怕死麼？我的孩子，你想！

（沈靜。伊密爾葛雷羅望他的兒子看，微微地笑。比雷用手蒙蔽了臉，哭了。琦茵顯然是安靜的。她的視線從他的啼哭的兒子轉到她的丈夫。）

比雷（露出他的臉）父親，請你寬恕我！

琦茵 比雷，你拿這朵玫瑰花。若使花謝了，花瓣落了，再採一朵——那朵玫瑰花也有這朵一樣的香味。比雷，你是一個蠢小孩。雖然伊密爾是和藹的，他不這樣想的，但是我也是笨的。伊密爾，你們要在一個聯隊裏麼？

伊密爾葛雷羅 不，琦茵，怕很難。

比雷 父親，最好我們在一個聯隊裏。父親，我去想法——你允許麼？我可以教你軍隊怎樣

進行——你知道我要做你的上級軍官了。

伊密爾葛雷羅（微笑）極好。

琦茵（低聲唱歌出去）『單是藝術的光榮可以完成——法律自由和帝王。』那是誰啊，你比雷你看，這裏來了一個你要見的女孩。進來，我親愛的小孩，進來，不要害怕，進來！你認識他的，那是我的丈夫，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并且他不會傷害你的，這是我的兒子，比雷，請你伸出手來給她。（一個女郎進來，她是柔弱而美麗的，她的面色是慘白的，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她的頭髮很整齊，她的行爲很溫和，她的眼睛反映出恐怖和悲哀，她後面跟着婢女雪爾維娜同一個和藹的年長的婦人戴着白色的便帽；又跟着亨利泰夫人同一個在葛雷羅家裏服務的婦人，他們站住在門口，都好奇地看那女郎，那年長的婦人望着她，落下眼淚來。）

（郎）（伸出手來給比雷）喔，那是一個兵士！兵士求你告訴我怎麼到路牛（Lonna）地方去，我迷失路途了。



比雷 (紛亂的) 姑娘, 我不知道。

女郎 (悲傷的望大家看) 誰知道呢? 我現在要去了。

琦茵 (謹慎地親愛地引導她到一個座位) 小孩坐下, 我親愛的, 休息一會, 給你的可憐的脚休息一會罷。比雷, 她的脚受傷了, 可是她總要走路。

年長的婦人 比雷先生, 我要阻止她, 但是阻止她是不可能的。倘使我們關上了門, 那可憐的女孩偏用頭撞牆, 好像籠中一隻小鳥, 可憐的女孩!

(她擦乾了眼淚。佛郎西斯從花園裏進來又忙着灌花。他時常斜看那女孩。他盡力的聽他們說話, 并且要想明白他們做什麼。)

女郎 現在我要去了。

琦茵 我的小孩, 你在這裏休息罷! 你爲什麼要去呢? 夜晚路上很可怕的。那裏在黑暗的空氣裏, 子彈像蜜蜂似的飛來飛去; 那裏兇惡的人, 可怕的野獸走來走去。沒有人能够告訴你, 因爲沒有人知道到路牛地方去的路徑。

女郎 我怎麼能够找到望路牛地方去的路，你不知道麼？

比雷 (溫柔的) 她問什麼？

伊密爾葛雷羅 喔，你可以說高聲些；她和佛郎西斯一樣的聽不很清楚。她問着那被普魯士人放火燒了的一個村莊。她的家本來在那裏。現在那裏只有一片焦土和無數的屍首了。現在竟沒有到路牛地方去的路徑了！

女郎 你也不知道麼？沒有人知道了。我已經問了許多人，但是沒有人能夠告訴我到路牛地方去的那條路。我一定要趕快。他們在那裏等候我呢。

(她迅速的站起身來。走近佛郎西斯。)

告訴我，你是仁愛的！你不知道到路牛地方去的路麼？

(佛郎西斯注意地望她看，悄悄地回轉身來，彎着腰走出去了。)

琦茵 (又叫她坐) 小姑娘，請坐。他不知道的。

女郎 (憂愁的) 我問他們，他們都不做聲。

伊密爾葛雷羅 我猜想她也問那死在戰場上和在濠溝裏的屍首怎麼到路牛地方去呢。  
琦茵 她的手和衣服都沾了血跡。她整夜的走路。我的小孩，休息一會罷！我要把你抱在我的懷裏，你要覺得更舒服些，我的小孩。

女郎 (溫柔的) 告訴我，我怎麼能够找到望路牛地方去的路呢？

琦茵 是啊，是啊，來！伊密爾，我要同她到我房裏去，那裏她要覺得安樂些，我親愛的，過來我保護你來啊！

(他們走出去，幾個婦人也跟了出去，伊密爾葛雷羅和比雷留着。)

伊密爾葛雷羅 路牛從前沒有人留意的一個，安靜的小小村莊——房屋哪，樹木哪，花草哪，現在他在什麼地方？誰知道那小村莊去的路呢？比雷我們同胞的靈魂在深夜裏四處的閒遊，一路問那到路牛地方去的路啊！比雷，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怨恨和憤怒，直要把我氣悶死了！喔，你們日耳曼的國家，哭啊——你們子孫的命運更要痛苦，在自由國家的裁判面前，你們的羞恥更是可怕啊！(幕下)

第二幕完

## 第三幕

(晚上。背後的佈景是伊密爾葛雷羅的別墅的漆黑的寫真。樹木中露出一所守門人的房屋，一道昏暗的光線從窗裏送出來。鐵柵欄旁邊許多受驚的婦女聚合在一處，望着遠處的火光。天空裏一片可怕的紅色；只是天空的絕頂處是黑暗的。火光的反映照在物體和百姓上。奇怪的影像照在那安靜和黑暗的別墅裏的玻璃鏡上。人聲是含糊的膽怯的；中間常有斷續和長嘆聲。三個婦人。)

亨利泰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多可怕啊！火燒啊！無限的火災啊！

第二婦人 昨天很遠處火燒，今天晚上火光更近了。越燒越近了，主啊！

亨利泰 火燒啊，燒啊！無限的火災啊！今天太陽已遮蔽在霧裏了。

第二婦人 火永遠燒着，太陽也就常常昏暗了！現在晚上倒比白天更亮了！

雪爾維娜 我害怕啊！

亨利泰 不要作聲，雪爾維娜不要作聲！（沈靜）

第二婦人 我不能聽見聲音。那裏什麼火燒？若使我閉上眼睛，好像那裏沒有事情。這樣安靜！就是狗也不叫！

亨利泰 我就是合上了眼，那裏的事情我都能看見。看啊；火勢蔓延起來了！

雪爾維娜 喔，我害怕啊！

第二婦人 什麼地方火燒？

亨利泰 我不知道，火燒啊，燒啊！無限的火災啊！現在他們也許都燒死了，那裏也許發生可怕的事情，可是我們望着，一些也不知道。

（第四個婦人悄悄地接近他們。）

第四婦人 晚安！

雪爾維娜 （限制的）嘎！

亨利泰 喔，你使我們恐怖了。鄰人，晚安！

第四婦人 亨利泰夫人，晚安！我到這裏來，請你不要掛心——住在家裏是可怕的！我猜想

你們沒有睡覺，但是在這裏看望罷。你們在這裏看得很清楚的。你們不知道什麼地方火燒廢？

第二婦人 不，並且我們不能聽見一些聲音——非常安靜！

亨利泰 火燒，燒啊。你沒有聽見你的丈夫的消息麼？

第四婦人 不，一些沒有。我已經不哭了。

亨利泰 現在你的兒女同誰在一處呢？

第四婦人 孤單的。他們睡熟了。比雷先生給人家殺死了，這是真的麼？我聽見這樣說。

亨利泰 （激動的）猜想！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不能明白那裏有什麼事。你看，現在屋子裏沒

有人，並且我們怕住在那裏——

第二婦人 我們三個人住在這裏，在看門人的屋子裏。

亨利泰 就在白天，我望進那所房屋去，也覺得害怕——那房屋是這樣大又這樣空況且那裏又沒有男人，一個人影也沒有——

第四婦人 佛郎西斯去打普魯士人了，這是真的麼？我又聽見這樣說。

亨利泰 也許的，人人都講起這件事，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好像一隻老鼠，悄悄地失蹤了。

第四婦人 他要被人家縊死的——那普魯士人縊死這樣的人！

亨利泰 等候，等候！今天我在花園裏聽見屋子裏電話鈴響；他響了好久呢，我害怕起來，但是我後來到底進屋子裏去——你們猜想啊！有人說：「比雷先生被人家殺死了！」

第二婦人 沒有別的話麼？

亨利泰 沒有別的話；一句話也沒有！萬物都又是安靜了。我覺得很不好，很害怕，一時竟不能跑出來了。現在我無論做什麼事不願意走進那所房屋去了！

第四婦人 那是誰的聲音？

第二婦人 亨利泰夫人說那是一個不熟識的聲音。

亨利泰 是的，一個不熟識的聲音。

第四婦人 看啊！那所房屋的窗裏好像有一道光線——有人在那裏！

雪爾維娜 喔，我害怕！我忍耐不住了！

亨利泰 喔，你說什麼？剛才你說的什麼話？那裏沒有人！

第二婦人 那是從天空裏火光反照的紅色！

第四婦人 什麼，倘使又有人在那裏打電話呢？

亨利泰 那怎麼可能在晚上麼？

（大家細聽，沈靜。）

第二婦人 我們不知怎麼樣？他們望這裏來了，并且又沒有法子可以阻止他們！

第四婦人 我願意現在就死！你死了，你不聽見也不看見什麼了。

亨利泰 整夜都是這樣——火燒啊，燒啊！在白天，煙霧瀰漫在天空裏，更難看見東西；麵包也要被火燒了！那裏有什麼事？



第四婦人 他們已經殺死了比雷先生。

第二婦人 他們已經殺死了他麼？殺死了他麼？

雪爾維娜 你們一定不要講起這件事了！我的上帝啊，我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我不能忍耐了。我不明白！

（她溫柔地哭。）

第四婦人 有人說他們有二千萬人，并且他們已經在巴黎城裏放了火。有人說他們有大砲，可以放一百個幾羅密達遠的距離。

亨利泰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那裏砲哪，火哪都要來了！

第二婦人 慈悲的上帝，可憐我們啊！

第四婦人 他們在天空裏飛行，他們從飛機裏拋擲炸彈下來——可怕的炸彈，可以燒燬全城啊！

亨利泰 我的上帝啊！他們在天空裏做些什麼？從前你是孤單的在天空裏，現在那些鄙賤

的普魯士人也在那裏！

第二婦人 從前我的精神要平安和快樂的時候，我望着天空，但是現在一個可憐的人沒有地方可以得到平安和快樂了！

第四婦人 他們已經把比利的東西都拿去了——就是天空也拿去了！我願意我立刻就死！現在沒有空氣可以呼吸了！（忽然受驚的）聽啊！你們不想麼？現在我的丈夫，我的丈夫——

亨利泰 不，不！

第四婦人 爲什麼天空這樣紅呀？那裏火燒什麼呢？

第二婦人 喔，上帝，可憐我們啊！火好像燒來了！

（沈靜，火光的紅色彷彿滿照在大地上。）

（幕下）

第三幕完

## 第四幕

破曉。太陽已經從東方地平線上升起來，但是他藏在濃煙和重霧的後面。

(在伊密爾葛雷羅的別墅裏一間大房間已經改成一間養病房了。那裏有二個受傷的病人。一個是伊密爾葛雷羅，他的肩上受了重傷；一個是他的次子莫利司，他的右臂上受了微傷。半透明的窗簾遮蔽了，寬大的窗戶，送進一道又微弱又蔚藍的光線來。二個受傷的人好像睡熟了。在葛雷羅的牀邊一張大的扶手椅裏，靜坐着一個穿白色衣服的婦人。她就是伊密爾葛雷羅夫人琦茵。)

伊密爾葛雷羅 (溫柔的) 琦茵！

(她迅速的靠在牀上。)

琦茵 我給你些水喝好麼？

伊密爾葛雷羅 不要你麻煩了

琦茵 喔，不，一些也不覺得困頓。我整夜熟睡的。伊密爾你晚上安睡麼？

伊密爾葛雷羅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她安靜地走到窗前，輕輕地推開窗簾，望着她的小錶。她又一樣安靜地走回來。）

琦茵 時候還早。伊密爾，你也許再要睡一會罷。你整夜的呻吟；我覺得你受了很大的痛苦。

伊密爾葛雷羅 不，我現在覺得好些。今天早晨天氣怎麼樣？

琦茵 伊密爾，沈陰的天氣；你不能看見太陽。你睡罷。

（沈靜忽然莫利司在睡夢中叫了一聲；這叫聲變成呻吟聲和模糊的說話。琦茵走到他

那裏，靜聽了一會又回到她的坐位。）

伊密爾葛雷羅 這個孩子好麼？

琦茵 伊密爾，不要憂慮。他只在睡夢中說了幾句話。

伊密爾葛雷羅 今天晚上，他這樣說話好幾次了。

琦茵 我怕他擾亂你了。我們可以把他搬到別間房裏去，并且亨利泰可以陪伴他。這孩子的血流是很健全的。我相信再過一個禮拜，我們可以解去他右臂上的裹傷布了。

伊密爾葛雷羅 不，琦茵，讓他住在這裏。

琦茵 我親愛的，什麼？

（她跪在牀前，謹慎地吻他的手。）

伊密爾葛雷羅 琦茵！

琦茵 我親愛的，我想你的寒熱已經退了。

（她附着他的手又接了一個吻。）

伊密爾葛雷羅 琦茵，你是我的最親愛的人。

琦茵 不要說話，不要說話，不要煩惱自己。

（一會兒的洗靜。）

伊密爾葛雷羅 （不休息地移動他的頭）這裏實在難呼吸，這空氣——

琦茵 我親愛的窗戶整夜開着的外面也沒有微風

伊密爾葛雷羅 外面有煙。

琦茵 是的。

莫利司 (又叫了一聲,又喃喃地說話) 停止停止停止(又不清楚的

火燒啊,火燒啊! 喔誰到礮台那裏去,誰到礮台那裏去——

(他喃喃地說話,又洗靜了。)

伊密爾葛雷羅 好痛苦的夢啊!

琦茵 那沒有什麼;這個孩子常在睡夢中講話的。昨天他的神氣很好。

伊密爾葛雷羅 琦茵!

琦茵 我親愛的,做什麼?

伊密爾葛雷羅 坐下。

琦茵 好的。

伊密爾葛雷羅 琦茵……你現在想起比雷麼？

(沈靜)

琦茵 (溫柔的) 不要說起他了。

伊密爾葛雷羅 你是對的。死亡不是這樣可怕的。琦茵，那是不是？

琦茵 (一會兒的休息後) 那是真的。

伊密爾葛雷羅 我們以後可以知道他。他不會到這裏來，但是我們要到他那裏去。昨天晚

上我正想起這件事。這是很清楚的。你還記得你給他的一些紅玫瑰花麼？我記得的。

琦茵 是的。

伊密爾葛雷羅 這是很清楚的。琦茵靠在我身上。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婦人。

(沈靜)

伊密爾葛雷羅 (在牀上翻來覆去) 實在難呼吸。

琦茵 我親愛的——

伊密爾葛雷羅 不，那沒有什麼。夜晚使我受痛苦。琦茵，我正在做夢呢。還是我真的聽見放礮啊？

琦茵 你真的聽見了。大約在五點鐘時候。但是伊密爾，很遠的——礮聲不很清楚。我親愛的，閉上你的眼睛，自己休息罷。

(沈靜)

莫利司 (微弱的) 媽媽！

(琦茵安靜地走到他那裏)

琦茵 你醒了麼？

莫利司 是的。我睡够了。父親怎麼樣？

琦茵 他是醒了。

伊密爾葛雷羅 莫利司，願你長安。

莫利司 爸爸，願你長安。你覺得怎麼樣？我現在覺得很好。



伊密爾葛雷羅 我現在也覺得很好。琦茵，你可以把窗簾拉在一邊。我不能再睡了。

琦茵 好的。好陰沈的天氣啊！倘使天氣晴朗，你還可以容易呼吸些。

（她慢慢地拉開窗簾，所以使一時不會覺得太亮。在大窗後面，可以看見窗架上的淡黑色的樹影和幾朵枯謝的花。莫利司要想佈置屏風。）

琦茵 莫利司，你做什麼？

莫利司 我的衣服——不要緊，我自己會的。（有罪的）不，媽媽，你最好幫助我。

琦茵 （到屏風後面去）莫利司，你是一個蠢孩子。（在屏風後面）

當心，當心，那對了。不要忙，當心。

莫利司 （在屏風後面）替我在這裏扣住，同你昨天的扣法一樣。那是很好。

琦茵 （在屏風後面）自然啦。等一等，你一會兒再吻我——好麼？那對了。

（莫利司走出來，他的右臂用裹傷布包好。他走到他的父親那裏，先吻他的手，再從他的眼睛的記號，吻他的嘴唇。）

伊密爾葛雷羅 晨安，我親愛的孩子，願你晨安。

莫利司 （望屏風四面看了一會，那裏他的母親正在整理牀舖）爸爸，看啊！

（他從裏傷布裏很快的伸出手來，又很快的藏起來。伊密爾葛雷羅伸着手指阻止他。琦茵把屏風放在一邊，牀舖已經是整齊了。）

琦茵 我現在做完了。莫利司，到洗浴間來。我給你洗。

莫利司 喔，不無論如何不要。我今天要自己洗。昨天晚上，我自己用左手洗的，并且洗得很好。

（走到開的窗那裏）

天氣多陰沈。這些惡漢破壞了這日子。但是天氣還暖和，還有一陣一陣的花香。爸爸，那是好的很好。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這是快樂的。

莫利司 好罷，我去了。

琦茵 刷牙去，莫利司，你昨天也沒有刷牙。

莫利司 （抱怨的）現在還有什麼用處？好罷，我刷牙就是了。（在門口）

爸爸，我們今天要有好消息了，你知道麼？我覺得這樣。

（莫利司的聲音，叫着「雪爾維娜」可以聽見。）

伊密爾葛雷羅 我覺得好些。

琦茵 我就要送咖啡茶給你喝，你今天的神色是好得多，好得多。

伊密爾葛雷羅 這是什麼？

琦茵 香料和水。我用他給你洗臉的。那對啦。現在我又有小孩兒要洗臉呢。你瞧，香料水洗臉多舒服。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他說的什麼好消息？

琦茵 他沒有講什麼。他是很快樂的，因為他是一個英雄。

伊密爾葛雷羅 你知道什麼新聞麼？

琦茵 (躊躇的) 沒有那裏有什麼新聞呢?

伊密爾葛雷羅 琦茵, 告訴我: 你從前是堅決的, 我親愛的, 告訴我。

琦茵 我從前是堅決的麼? 也許……在晚上我和你低聲談話成了習慣了。唔——我怎麼告訴你這件新聞呢? 他們來了。

伊密爾葛雷羅 來了麼?

琦茵 是的, 你知道他們的人數同我們的人數, 不要激怒, 但是我想我們今天須要離開這

裏往愛合浦 (Antwerp) 地方去。

伊密爾葛雷羅 他們近麼?

琦茵 是的, 他們是近的, 很近的, (溫柔的唱歌) 『帝王, 法律和自由』 (“Le Roi, la Loi, la Liberté”) 很近了, 我沒有告訴你, 昨天國王問起你的健康, 我回答說你覺得好些, 并且你今天能够出發了。

伊密爾葛雷羅 自然我今天能够出發了, 他講起他們什麼沒有?

琦茵 國王說些什麼話麼？

(唱歌，同樣的聲調。)

他說，他們的人數太多。

伊密爾葛雷羅 他又說別的話麼？琦茵，還有什麼話？

琦茵 還有別的話麼？他說上帝是有的，並且公理也是有的。我相信那是我聽見他說的話——他說上帝還是有的，並且公理還是存在的。伊密爾，這些都是老古話啊！但是果眞上帝和公理都是永遠存在的那就好了。

(沈靜。)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在白天你真個不同了。琦茵，你從什麼地方得來這些精力呢？

琦茵 什麼地方麼？

伊密爾葛雷羅 我時常望着你的頭髮。我奇怪爲什麼你的頭髮不會變成灰白色呢？

琦茵 伊密爾，在晚上我用顏色染的。我再要拿幾朵花給你。現在這裏是很快樂的。喔，是了，

我還沒有告訴你——今天有人要到這裏來探訪你——拉格德總長和一位叫做克萊孟伯爵的。

伊密爾葛雷羅 克萊孟伯爵麼？我不認識他。

琦茵 本來你不需要認識他。他只叫做克萊孟伯爵——克萊孟伯爵那是一個好人的好名字。

伊密爾葛雷羅 我在比利時認識一個極好的人——

琦茵 噓！無論是誰，你不要認識。你只要記得——克萊孟伯爵。我相信，他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討論。並且他們要送一輛汽車來，送你到愛合浦地方去。

伊密爾葛雷羅 (微笑) 克萊孟伯爵麼？

琦茵 (也微笑) 是的，每人都愛你，但是倘使我是國王，我就要送你一架飛機了。  
(她悲哀地垂下手來，她想壓制她的悲哀，但是無效。)

啊！若使現在從地面上飛到天空裏去，那多好——并且要飛好久好久。

(莫利司進來)

莫利司 我現在準備好了。我已經刷了牙。我已經在花園裏散了步。但是我從前沒有留心。我們有這樣美麗的花園。爸爸，我們的花園是奇異地美麗！

琦茵 咖啡茶就要好了。伊密爾，若使他講話時候擾亂你，你就喚我好啦。

莫利司 喔，我沒有想到擾亂你。爸爸，請你寬恕我。我不再擾亂你了。

伊密爾葛雷羅 你可以說話，我現在覺得很好，很好。

琦茵 但是你一定要節省你的精力，伊密爾，不要忘了。(她出去)

莫利司 (靠窗安靜地坐下) 爸爸，也許我真的不應該說話麼？

伊密爾葛雷羅 (微弱地微笑) 你能够不說話麼？

莫利司 (面紅) 不，父親，我現在不能。我猜想你看我年紀很輕罷。

伊密爾葛雷羅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莫利司 (又面紅) 你不像三個禮拜以前一樣的年輕了。是啊，只是三個禮拜以前——

我記得我們的禮拜堂裏的鐘聲，我記得我戲弄佛郎西斯的情形。佛郎西斯已經失蹤了，並且也沒有人知道他在什麼地方。非常奇怪！一個人失蹤了並且沒有人知道他在什麼地方，這是怎麼講呢？從前，在地面上的萬物，人人都能够看見的。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

莫利司 爸爸爲什麼他們要縊死像佛郎西斯這樣的人呢？那是凶暴的又愚笨的。我說得太刻薄了，請你寬恕我。但是譬如一個老年人愛他的祖國，難道須要不如我愛我的祖國麼？那老年人愛他的祖國更是熱心咧。每人盡力地打仗去。我現在不使你疲倦罷，不是？一個很微弱的老年人到我們軍隊裏來要求子彈——好，他們也縊死了我——我給他子彈。我們聯隊裏有幾個人取笑他，但是他說：「若使只有一個普魯士的子彈打中了我，那麼普魯士人就少了一顆子彈。」我覺得那句話非常痛切，所以我接濟他子彈。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我也覺得那句話很痛切，在破曉時候，你聽見放礮聲麼？

莫利司 沒有。爲什麼，有放礮聲麼？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我聽見放礮。媽媽告訴你麼？他們越來越近了。也門妾丘了。

莫利司 （站起來）真的麼？不可能！

伊密爾葛雷羅 他們來了。我們今天一定要到愛合浦地方去。

莫利司 是的。

（他站起身來，走來走去，忘了他那受傷的右臂。他是十分地激怒了。他緊握了拳頭。）

莫利司 父親，告訴我：你以爲目前的情形怎麼樣？

伊密爾葛雷羅 媽媽說上帝是有的，公理也是有的。

莫利司 （舉起手來）媽媽說的——求上帝祝福媽媽！我不知道——我——好極，好極，

我們看罷；我們要了解的。

（他的臉像小孩子的臉似的一扭。他要阻止他的眼淚。）

莫利司 我還要給比雷報讎。父親，請你寬恕我；我不知道我應該不應該說這句話，但是我

和你完全是不同的。這是邪惡的，但是我不得不這樣。今天早晨我在花園裏看你的花，我

覺得非常悲哀——我是爲你悲哀因爲花都是你種的。那些惡漢！

伊密爾葛雷羅 莫利司！

莫利司 這種惡漢！我沒有承認他們是人，并且我以後也不承認他們是人了。

（琦茵進來。）

琦茵 莫利司，做什麼？那是不對的，

莫利司 極好的。

（他走過去，用左手擁抱他的母親。他和她接吻。）

琦茵 你最好坐下。你這樣走來走去，在你的健康上是危險的。

伊密爾葛雷羅 莫利司，坐下。

（莫利司對着花園靠窗坐下。伊密爾葛雷羅憂愁地微笑，他又閉上眼睛。婢女雪爾維娜端進咖啡茶來。她把咖啡茶放在近葛雷羅的牀的桌子上。）

雪爾維娜 伊密爾先生，願你晨安。

伊密爾葛雷羅 (張開眼睛) 雪爾維娜，晨安 (雪爾維娜出去)

琦茵 莫利司，你去喫早飯罷。

莫利司 (不回頭) 我不要喫早飯。媽媽，我明天要解去我的裹傷布了。

琦茵 (笑) 兵士啊，你可以沒有常心麼？

(沈靜。琦茵幫助伊密爾葛雷羅喝咖啡茶。)

琦茵 那對了，這樣你覺得方便麼，還是你要用調羹來喝？

伊密爾葛雷羅 喔，我可憐的頭，這樣的軟弱——

莫利司 (到他那裏) 父親，請你寬恕我，我不再這樣了。我是愚笨地激怒了，但是你知道麼，我不能忍耐的。媽媽，我可以喝一杯麼？

琦茵 是的，這就是你的。你現在覺得好些麼？

莫利司 是，我覺得好些。

伊密爾葛雷羅 琦茵，今天我覺得完全好了。什麼時候可以換裹傷布呢？

琦茵 緩幾天。克萊孟伯爵要同他的外科醫生一塊兒來咧。

莫利司 媽媽，那是誰？我看見過他麼？

琦茵 你要看見他的。但是，莫利司，請你看見了他，不要張開大口。你有一種習慣——你張開了口就忘記啦。

莫利司 (面紅) 你們都望我看又都微笑。但是我還有時候可以生長。我還有時候可以生長呢。

(汽車的聲音，可以聽見。)

琦茵 (迅速地站起來) 我想他們到這裏了。莫利司這單是克萊孟伯爵，不要忘了。我就要回來的。伊密爾他們要和你談一件極重要的事情，但是你切不可激怒啊。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我知道了。

琦茵 (匆忙地和他接吻) 我去了。

(她出去，差不多同那受激動的雪爾維娜撞了。)

莫利司 (耳語) 雪爾維娜，誰啊？

(雪爾維娜半快樂半害怕地回答。莫利司的面色顯出同雪爾維娜一樣的神氣。雪爾維娜出去。莫利司快步的走到窗前，左手舉到前額，站直了像軍人模樣。他這樣站住，直到別人注意他。琦茵同克萊孟伯爵進來，後面跟着拉格德總長和伯爵的副官，一個年長的將軍。他的面貌是莊嚴的，他胸前掛着許多勳章。伯爵自己是年紀很輕，身材很高，體格很強壯。他穿着平常的官服也沒有勳章來表明他的爵位。他的舉動是很謙恭合禮的，差不多羞怯的，但是制服了他的最初的不自然的神色，他講話便很親熱，很有力，很自由了。他的姿勢是快的，大家都很恭敬地看待他。

拉格德是一個強壯的老年人。他的頭是極大，他的頭髮是灰色的。他講話很簡單，他的姿勢是安靜的和堅決的。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出來他是慣常演說的。

琦茵手裏雙手捧着一大束花。克萊孟伯爵就走到葛雷羅的牀邊去。

克萊孟伯爵 (紛亂的) 我親愛的先生，我特地來和你握手的，喔，但是千萬不要做一個

無須要的舉動，千萬不要動，不然，我要不快樂的呵！

伊密爾葛雷羅 我是深深地感動了，我是快樂的。

克萊孟伯爵 不，不，請你不要這樣說。這裏在你面前站着一個人，他從你的書裏學習了思想。但是他們對於你做了什麼事——看啊，拉格德！

拉格德 葛雷羅，你一向好麼？我也要握你的手。今天由運命的志願我是一個總長了，但是昨天我還只是一個醫生呢，並且我可以向你道賀——你有和愛的手，讓我看看你的脈息如何。

將軍（謙恭地走上前來）葛雷羅先生，求你也容我用我們全軍隊的名義，表示我們羨慕先生的心！

伊密爾葛雷羅 我感謝你，拉格德，我現在覺得完全好了。

克萊孟伯爵 但是也許須要一位外科醫生罷？

琦茵 伯爵，他能聽話，也能講話。他正在微笑——他能聽話的。

克萊孟伯爵（注意莫利司紛亂的）喔！這一位是誰？請你放下手來——你受傷了。

莫利司 伯爵，我是極快樂的。

琦茵 這是我們的次子。我們的長子比雷，在利奇地方被人家殺死了。

克萊孟伯爵 葛雷羅夫人，我不敢安慰你。莫利司，請你同我握手。

莫利司 喔，伯爵！我只是一个兵士。我不敢——

克萊孟伯爵 我親愛的青年，我現在也不過一個兵士罷了。朋友，你的手，那就對了。先生！我的妻子和兒女送了花來給你——但是花在那裏呢？！喔！我多心神不在啊。

琦茵 伯爵，花在這裏。

克萊孟伯爵 謝謝你。但是我不知道你們的花比我的花更好，因為我的花帶着煙霧的氣味的。

拉格德 彷彿比利時全國一樣。（向克萊孟伯爵說話）

他的脈息很好。葛雷羅，我們今天到你這裏來不單是表示我們的情感。比利時全國的勞

働界的同胞，都借我，握着你的手呢。

伊密爾葛雷羅

拉格德，我覺得很榮耀的。

拉格德

但是我們也一樣的覺得榮耀。對了，我們有些事一定要同你討論的。克萊孟伯爵不願意擾亂你，但是我說：「他可以死，但是他死以前，我們一定要同他說的。」朋友，那是不是？

伊密爾葛雷羅

我現在不死咧。莫利司，我想你最好出去。

克萊孟伯爵

（迅速的）喔，不，葛雷羅，他是你的兒子，并且他的父親要說話他應該在旁邊聽的。喔，我要有這樣一個父親，我覺得極榮耀了。

拉格德

我們這位伯爵是一個極美秀的少年——伯爵，請你原諒，我又顛倒了我們的——

克萊孟伯爵

那沒有什麼，我已經養成習慣了。先生，今天你同你的家眷須要搬到愛合浦

地方去。

伊密爾葛雷羅

我們的公事却是這樣危急麼？



拉格德 還有什麼話說呢？風聲很緊急，事情很不好，很不好。那羣奴人的遊民像海潮一般的湧來了。今天他們還在那裏，但是明天，葛雷羅，他們要淹沒你的房屋了。他們正對着愛合浦地方來了。我們怎麼防禦呢？他們在這邊并且那裏是海。葛雷羅，比利時的地方只賸下小小一塊了。這裏恐怕不久就要沒有地方了，就是我的鬍鬚也要沒有地方了。伯爵，那是不是？

（沈靜。遠遠地聽見悽慘的礮聲。大家的視線都轉到窗外面。）

伊密爾葛雷羅 那是戰鬪麼？

克萊孟伯爵（安靜地聽）不，那只是起端咧。但是明天他們要運送他們的惡魔的槍礮，經過你的房屋。你知道麼，他們真是鐵打的怪物。在他們的重量之下。地球也震動并且呻吟起來。他們很慢地行動，好像兩棲動物，在晚上，從深淵裏爬出來——但是他們正在行動！再過幾天，他們就要爬到愛合浦地方，他們要吞食禮拜堂了，要蠶食愛合浦全城了。先生，比利時的悲哀啊！比利時的悲哀啊！

拉格德 是，這是很不好的。我們都是誠實的又愛和平的人，我們疾視流血，因為打仗是一件愚笨的事！我們倘使不為這種可惡的鄰人，這羣衆殺人的人起見，我們從前就不應該有一個兵。

將軍 拉格德先生，不過要是沒有兵，我們做了什麼呢？

拉格德 將軍，有了兵，我們便能做什麼？

克萊孟伯爵 拉格德，你錯了。我們有了我們的小小軍隊，還有一件可能的事——同自由的人民一樣的死。但是沒有了軍隊，我們已經做了擦皮靴的人（Bootsacks）了，拉格德啊！

拉格德 （抱怨的）唔，我不願意給人家擦皮靴。葛雷羅，外面情形很不好，事情很不好。我

們現在只贖一個救濟方法——不錯，這是一個可怕的急救方法啊！

伊密爾葛雷羅 我知道。

拉格德 是麼？那是什麼？

伊密爾葛雷羅 那堤壩。

（琦茵和伊密爾都發抖了。他們夫婦二人互相望着，他們的眼睛裏有一種恐怖。）

克萊孟伯爵 夫人，你戰慄了，你現在還戰慄呢。但是我怎麼辦，我們不敢戰慄的人又怎麼辦呢？

琦茵 我只想起一個女孩，她要找那到路牛地方去的路。她永遠找不到那條路的了。

克萊孟伯爵 但是現在怎麼辦？現在怎麼辦？

（大家深思。伯爵走到窗前，向外面探望。他扭着他的短髭，顯出精神顛倒的樣子。莫利司移在一邊站住，仍舊在那裏出神。琦茵稍些站着，她的肩靠在牆上，她的美麗又灰白的頭向後仰着。拉格德仍舊坐在牀邊，摸着他的灰色紛亂的鬚。將軍是全神貫注在憂愁的思想上。）

克萊孟伯爵 （堅決地回轉身來）我是一個愛和平的人，但是我不能明白爲什麼人家要

打仗。軍器啊！那就是刀哪，槍哪，同炸裂品哪。那就是火啊。火能夠殺人，但是同時他也能

夠放光明。火能够掃清一切。這裏面有最古的犧牲的東西咧。但是水又冷，又暗，又靜，用泥土遮蔽，使物體搖動——水是紛亂的起端；水整日整夜地看守地球，要想冲到地面上來。我的朋友，請你信我，我是一個很勇敢的人，但是我是怕水的！拉格德，你要說什麼話？

拉格德 我們比利時人和水爭鬥太久了，所以我們不知道怕水。我也是怕水的。

琦茵 但是那一個是更可怕，普魯士人呢，還是水？

將軍 (鞠躬行禮) 夫人是對的。普魯士人不是更可怕，却是更可惡。

拉格德 是的。我們沒有別的選擇了。從水閘裏放水，從山洞裏放野獸都是可怕的，可是水哪，獸哪，比較普魯士人，還不算得可怕咧。我寧願比利時變成水國，不願意向一個惡漢求和！即使大西洋裏的水沖過我們的頭，不是他們，也不是我能够看見的。大家都要死的。

(一會兒的休息)

將軍 但是我希望我們不要做到那一步。同時我們須要淹沒我們一部分的土地。那不是這樣可怕的。

琦茵（她的眼睛閉上她的頭垂下）那些不能脫離家庭的，譬如耳聾的，生病的，單獨家居的人，又怎麼辦呢？我們的兒女又怎麼樣呢？

（沈靜）

琦茵 那裏在戰場上同在濠溝裏的，都是受傷的人。那裏人的黑影東奔西走，但是他們的血管裏還有溫暖的血流。他們又怎麼樣呢？伊密爾，不要這樣看我；你最好不要聽我說的話。我這樣說就因為我的心被痛苦搗碎了——伯爵，你也不必聽我說的話。

（克萊孟伯爵迅速地，安穩地走到葛雷羅的牀前。起初他搜尋字句，所以講話很紛亂的；後來他說話更勇敢更堅決了。）

克萊孟伯爵 我親愛的，尊敬的先生！你為你的同胞盡力的服務，你的英雄的靈魂可以得到一種新的精力。倘使——倘使這不是一句確切的話，我們決不敢取你一滴的健康。昨天我們的會議決定破壞那堤壩，淹沒我們國土的一部分；但是在我知道你對於這個計畫的意見以前，我不能——我不敢完全贊成這樣辦法。我整夜沒有睡覺，只是細想——

喔，我的思想多可怕啊，多憂愁啊！我們是身體，我們是手，我們是頭——講到你，葛雷羅，你是我們百姓的良心。我們的眼光被打仗遮蔽了，我們也許不願的，無知的，完全背着我們的意志，去破壞人造的法律。願你的高貴的愛國心告訴我們真理。我的朋友！我們都失望了。我們沒有比利時國了，比利時被我們的敵人踐踏了，但是在你的胸中，伊密爾葛雷羅，比利時全國的心都跳着——并且你的回答就是我們苦痛的，流血的，不幸的國家底回答啊！

（他走到窗前，莫利司望着他的父親流淚。）

拉格德（低聲的）比利時國，勇壯啊！

（沈靜，敲聲可以聽見。）

琦茵（溫柔地向莫利司說）莫利司，坐下，你站着覺得困難罷。

莫利司 喔，媽媽！我現在站在這裏覺得極快樂的——

拉格德 現在我要加幾句話，葛雷羅，你知道，我是一個平常的百姓。我知道百姓爲他們的

苦工付給的代價。我知道那些都要被水淹沒的花園，果樹園和工廠底價值。葛雷羅，他們化費了我們的汗珠，眼淚，和健康。這些都是我們的痛苦；但是我們的痛苦將來要變成我們子孫的快樂。但是一個國家敬重自由同愛戴自由比較汗珠，眼淚，和熱血都深——正如一個國家，我說，我情願看海潮沖到我們的頭上，決不願意給普魯士人擦皮靴，做奴隸。若使除了幾個小島以外，比利時的國土都沒有了，那麼他們要叫做『忠義島』（Hon. east Islands），並且島上的居民仍舊是比利時人。

（大家都受激動了。）

伊密爾葛雷羅 工程師說什麼話？

將軍（恭敬地等候伯爵的回答）葛雷羅先生，他們說這件事兩點鐘可以完工。

拉格德（不平的）兩點鐘！兩點鐘！我們化了多少年的工夫才造成的！

將軍 先生，工程師們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們都流淚呢。

拉格德 工程師們都哭麼？但是他們又怎麼能够不哭呢？葛雷羅，你想啊！

(他忽然嗚咽起來。他慢慢地從衣袋裏拿出一塊手巾來。)

克萊孟伯爵 葛雷羅，我們很不耐地等候你的回答。你爲你的祖國擔負一個重大的責任——對你自己的祖國舉起你的手來。

伊密爾葛雷羅 我們沒有別的抵禦方法麼？

(沈靜。大家站定，他們的姿態顯出很痛苦的憂慮。拉格德擦乾了眼淚，嘆了一口氣，慢慢地回答。)

拉格德 沒有。

將軍 沒有。

琦茵 (搖頭) 沒有。

克萊孟伯爵 (迅速的) 葛雷羅，我們一定不要錯過機會。就是盡我們生命的能力，送到戰場上去，我們也不能阻止他們。  
(他踏腳。)



時間機會我們一定要從命運裏偷出來世的一小部分來——幾天或是一禮拜他們快來了。俄國人從東方來了，德國的槍礮已經貫穿了法國的土地底中心——并且法國的鷹，受了發狂的痛苦，在德國的刀槍上飄揚，也望我們這裏來了！那海上的勇士——英國人——已經望我們這裏來了，并且他們隔了深淵，向比利時伸出強有力的手臂來。但是時間，機會！葛雷羅，給我們時候。比利時正在禱告上帝幾天了，幾點鐘了！葛雷羅你已經爲比利時犧牲了你的熱血，所以你有權利對你的血染的祖國舉起你的手來！

（一會兒的休息。）

伊密爾葛雷羅 我們一定要破壞那堤壩。

（幕下）

第四幕完

## 第五幕

(晚上，一所小房屋被德國軍隊的參謀部佔了一個守衛兵在門口站崗。從門裏進去可以直達德軍司令官的房間。門和窗開着。房間裏點着蠟燭。二個值日的軍官懶惰地講話，一望而知他們受熱過度了。在軍營裏萬物都是安靜的。只是巡哨兵的整齊的步伐聲，不清楚的談話聲，同合怒的絕叫聲，一陣一陣的送來。)

列采 史泰，你覺得昏昏麼？

史泰 我不覺得昏昏，但是我覺得想抽煙。

列采 一種惡習慣！但是你可以靠近窗戶那裏抽去。

史泰 但是倘使他進來便怎麼呢？列采，謝謝你。這晚上多氣悶啊！肺部裏一點新鮮空氣也吸不到。空氣受了煙味的毒了。我們一定要發明一種東西可以破滅這種可惡的氣味才

好，列采，你擔任了罷。

列采 我不是一個發明家。第一要緊先抽出這種空氣，好像他們洗衣服的時候，先絞出水來，再放在太陽光裏曬乾一樣。天氣潮濕得很，我現在彷彿覺得在空氣裏洒水一般。你知道他今天心緒好不好？

史泰 爲什麼他要服從心緒的好或是不好呢？

列采 偉大的自制心啊！

史泰 你曾經看見過他脫了衣服——或是半穿着衣服麼？或者你曾經看見過他的頭髮紛亂麼？他是一個奇異的老年人！

列采 史泰，他實在極少說話。

史泰 他喜歡用他的破口說話，列采，這是一種強有力的聲音，是不是？

（他們輕聲地笑。一個身高的英俊的軍官快步地進來，直到司令官的那間房去。）

勃羅門斐爾德有消息麼？

(身高的軍官招他的手，謹慎地開了門，預備鞠躬行禮。)

他正趕他的路程咧！

列采 他是一個好人。史泰，我忍耐不住了。這裏我要氣悶死了。

史泰 你願意住在巴黎麼？

列采 無論什麼地方，比這裏好受些的，我都願意住。到冬天，這裏不知要怎樣的昏悶咧。

史泰 但是我們爲將來起見已經把他們從昏悶中救醒了。你到過山主咖啡館（“The mont mainre cafes”）麼，列采？

列采 自然啦！

史泰 那裏不是有一種奇異的禮貌，高尚的文化和自然的幽雅麼？不幸，我們柏林人是遠遠地不同了。

列采 喔，自然的偉大啊！

(那身高的軍官走出門來，退後了幾步。他長嘆了一聲。靠近那二個軍官坐下。他拿出一

枝雪茄煙來。)

勃羅門斐爾德 事情怎麼樣?

列采 極好。我們正講起巴黎呢。

史泰 那麼，我也要抽煙了。

勃羅門斐爾德 你可以抽煙。他不出來咧。你們要聽緊要的新聞麼?

史泰 唔?

勃羅門斐爾德 他現在笑了!

史泰 真的啊!

勃羅門斐爾德 我可以宣誓的他。并且用二個手指放在我的肩上——你明白麼!

史泰 (姑忌的) 自然啦!我猜想你告訴了他好消息罷?

(一個軍營中的電信技師，注意地站着，送給勃羅門斐爾德一張雙疊的紙。)

電信技師 一張愛克司光的照片，(Radiogram)中尉。

勃羅門斐爾德 拿來給我看。

(他慢慢地把雪茄煙放在窗台上，又謹慎地走進司令官的房間去。)

史泰

他是一個僥倖的人，你可以隨便說際遇是怎樣的，但是他存在的。這個勃羅門斐爾德是誰？——你知道他的父親麼？或是他的祖父麼？

列采

我深信他沒有祖父的，但是他是一個好伴侶。

(勃羅門斐爾德出來，又拿起雪茄煙來，加入那二個軍官的談話。)

史泰

又是一件軍事的秘密麼？

勃羅門斐爾德

自然啦。凡是在這裏說的話或是做的事都是軍事的秘密。但是我可以告

訴你們，我們得到的消息是同我們的新的攻城礮有關係的——他們進行很有成效。

史泰

喔唷！

勃羅門斐爾德

是，很有成效的。他們剛經過了最難走的一段路——你知道那濕地在什

麼地方——

史泰 喔，是的。

列采 偉大啊！

勃羅門斐爾德 這條路上不能運送沈重的東西，沈重的東西往往把牠陷落了，所以路上

高低很不平。我們的司令官是很不安寧的。他發了一個命令說，每一個幾羅密達內的行動，都要有一份報告。

史泰 現在他要安穩的睡覺了。

列采 史泰，他從來沒有睡覺的。

史泰 那是對的。

勃羅門斐爾德 史泰，他總不睡覺的，他不聽報告，或是不發命令的時候，他就靜想。我是他

大人的秘書，所以我可以知道許多人家不准知道的事情——喔，諸位，他有一種奇異的

見識！

列采 偉大啊！

(又是一個少年的軍官進來，呆呆地站在勃羅門斐爾德面前。)

勃羅門斐爾德 蕭斯，請坐，我正講起我們的司令官呢。

蕭斯 喔！

勃羅門斐爾德 他有一種德國哲學的見識。這種見識指揮槍礮彷彿拉勃尼次 (Leibnitz)。

(哥) 指揮思想。萬事萬物都預先料到了，都預先籌備了，我們百萬人的行軍組織上。非常地苦心經營才告成功，這樣的制度就是康德 (Kant) 自己也要稱贊的。諸位，不可制的論理同不可變的希望引導我們前進。我們是同命運一樣的堅決。(衆軍官輕輕地叫了一聲「好」表示同意。)

勃羅門斐爾德 若使我們的軍隊的行動只是他的腦筋的各部分的行動，他怎麼能睡覺呢！況且籠統講來睡覺有什麼用處？我自己睡覺的時間很少。我勸你們，諸位，不要做獸子，任意的睡覺。

列采 但是我們人類的機體須要睡覺的。



勃羅門斐爾德 妄話！機體——那是醫生們造出來的東西。他們只在笨人裏找事做罷了。

我不知道機體。我只知道我的欲望同志願。他們常常說：『葛哈德(Gerhard)做這件事！

葛哈德，到那裏去！葛哈德，取這個東西！』我都聽從的！

列采 偉大啊！

蕭斯 你能允許我把你說的話寫在我的記事本裏麼？

勃羅門斐爾德 蕭斯，隨你便，我允許的。齊克勒，你要什麼？

(電信技師齊克勒進來了。)

齊克勒 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們覺得被人家阻礙了，被人家干涉了，

我一些也不能明白。

勃羅門斐爾德 什麼？什麼事情？

齊克勒 我們能够明白一個「水」字——但是下面的都是不能明白的。過了一會又是

——「水」字——

勃羅門斐爾德 什麼水？齊克勒，你是喝醉了酒罷。那一定是酒，不是水。工程師在那裏麼？

齊克勒 他也覺得奇怪并且也不能明白。

勃羅門斐爾德 齊克勒，你是一個笨漢！我們必須要大聲叫——

（司令官出來了。他是一個身高的老年人。他的面色是灰白的。他的聲音是枯乾的和穩固的。）

司令官 勃羅門斐爾德！

（大家一跳。他們都站直身體，嚇呆了。）

什麼事？

勃羅門斐爾德 大人，我還沒有調查這件事。齊克勒剛在報告——

司令官 齊克勒，什麼事？

齊克勒 大人，我們被人家阻礙了，干涉了。我不知道什麼事，但是我一些也不能明白。我們

只能明白一個——「水」字。過了一會又是——「水」字。

司令官 (回轉身來) 勃羅門斐爾德, 你去看看是什麼事, 回來報告我——

(工程師克洛次跑進來)

工程師 勃羅門斐爾德在什麼地方? 大人, 請你寬恕我!

司令官 (休息一會) 克洛次, 那裏發生什麼事?

工程師 大人, 他們不回答我們的叫喚。他們是沈靜的, 好像都死了。那裏發生事情了。

司令官 你想那裏發生了重大的事情麼?

工程師 大人, 我不敢這樣想, 但是我是驚慌了, 我們盡力的呼喚只交換得一個沈靜的答

復。但是葛拉左要講幾句話……唔? 葛拉左, 什麼話?

(第二個電信技師葛拉左已經安靜地進來了。)

葛拉左 大人, 他們是沈靜的。

(一會兒的休息。)

司令官 (又回頭向門) 中尉, 請你去調查這件事。

(他走近門一步又停止了。在窗後面有變亂的事——一片喧鬧的聲音。這個「水」字常常陸續地送進耳鼓裏來。那種聲浪漸漸地高了，有是竟變成高聲的狂吼。)

那是什麼？

(大家望窗看一個露頭的軍官激怒地衝進來，他的頭髮紛亂了，他的面色灰白了。)

軍官 我要見大人。我要見大人啊!

勃羅門斐爾德 (叱罵) 你瘋了!

司令官 軍官，你安靜一會。

軍官 大人啊!我願意報告給你聽——那比利時人已經破壞了堤壩，所以我們的軍隊都

淹沒了。水啊!(恐怖的)

大人，我們要趕快啊!

司令官 趕快!軍官，我請你要安靜一會。我們的槍礮都怎麼樣了!

軍官 大人，他們都被淹沒了。

司令官 你休息一會，你的舉動失了常度了！我問你的是我們的野戰砲——

軍官 大人，他們都被淹沒了。水正望這裏來呢，大人。我們一定要趕快。我們是在山谷裏，地勢是極低的。他們已經拆斷了堤壩，那流水望這裏洶湧地沖來。那水離開這裏只有五個幾羅密達了——並且我們怕難——大人，請你寬恕我！

（沈靜。外面變亂的喧鬧聲更大了。微弱的光線送進眼簾來。大家才覺得一種環繞全營的恐怖底起端。大家都不忍耐地望着司令官的飛紅的臉。）

司令官 但是這是——（他緊握了拳頭，猛力地打桌子。）背理的！

（他帶着冷靜的怒氣望那些軍官看，但是大家的視線一齊注在地上。那受驚的軍官戰慄着，凝視窗外。外面的光線更亮了——一定是一所房屋被放火燒了。外面雜亂的聲音變成一片狂怒聲。先是一陣悽慘的聲音，再是一片子彈爆裂的聲音，軍紀漸漸地沒有了。）

勃羅門斐爾德 他們都瘋了！

軍官 他們開槍放礮了！這是攻擊啊！

史泰 但是那不會是比利時人！

列采 他們可以幫助他們自己——

勃羅門斐爾德 史泰，你不覺得慚愧麼？諸位，你們不覺得慚愧麼？

司令官 沈靜啊！我請，求你們——

（忽然聽見一陣尖利的瘋狂的喇叭聲宣布退兵，吶喊的聲音更高了，更大了。）

司令官 （發槍）誰發了退兵的號令？我在這裏誰敢發命令？勃羅門斐爾德多大一一個恥

辱！發令叫他們回來！

（勃羅門斐爾德垂下他的頭來。）

司令官 這不是德國的陸軍！你們沒有價值被人家叫做兵士！慚愧啊！我做你們的將軍也

覺得慚愧！懦夫！

勃羅門斐爾德 （莊重地走上前來）大人！

軍官 噯！我們不是會在水裏游泳的魚啊！

（他跑出去，後面跟着二三個軍官，恐慌更大了。）

勃羅門斐爾德 大人！我們請求你——你的性命危險了——大人。

（又有人跑出去，房間裏差不多是空了，只有那個守衛兵留着站崗，他的神氣也是非常恐慌。）

勃羅門斐爾德 大人啊！我請求你，你的性命——我是怕再過一分鐘就太遲了！喔，大人啊！司令官 但是這是——

（他又用拳頭打桌子。）

但是這是背理的，勃羅門斐爾德啊！

（幕下）

第五幕完

## 第六幕

（那天晚上，在黑暗裏很難分辨破壞的房屋和樹木底黑影。在右邊，有一條半破的橋。在遠處有火燒德國的閃光時常在黑暗的天空裏閃來閃去。在那橋的近邊有一輛汽車裏面坐着受傷的伊密爾、葛雷羅和他的兒子莫利司。這輛汽車要送他們到愛合浦地方去。琦茵和一個少年的醫生同他們在一塊兒。汽車裏的機關有一些壞了。一個車夫，手裏提着燈籠，忙碌地要想修理汽車。醫生郎克羅站在車夫近傍。）

醫生（不安寧的）啊？怎麼樣？

車夫（檢查）我還不知道呢。

醫生 那是一個重要的破壞麼？

車夫 不是——我不知道。



莫利司 (從汽車裏) 醫生, 什麼事? 我們能夠動身麼?

車夫 (發怒的) 我們要動身的。

醫生 我不知道。有件東西壞了。他說那是不重要的。

莫利司 我們要留在這裏好久麼?

醫生 (向車夫說) 我們要留在這裏好久麼?

車夫 (發怒的) 我怎麼知道? 我想大約十分鐘罷。請你替我拿了燈籠。

(他把那燈籠給醫生。)

莫利司 那麼我要出來了。

琦茵 莫利司, 你最好坐在汽車裏。你的右臂也許要受傷的。

莫利司 不會的, 母親, 我是當心的。踏步在什麼地方多不方便! 他們爲什麼下在這裏放閃光呢?

(他跳下汽車, 看車夫修理。)

莫利司 我們留在這裏多不幸啊？

車夫 (抱怨的) 一條橋誰能夠開車過這樣的橋去呢？

醫生 是，這是不幸的。我們應該早一些動身的。

莫利司 (聳肩) 父親不要出發。我們怎麼能夠動身呢？媽媽，你想我們的百姓已經都在愛合浦地方了麼？

琦茵 是的，我這樣想。伊密爾，你不冷麼？

伊密爾葛雷羅 不。呼吸新鮮空氣是很爽快的。我覺得更好些。

醫生 (向莫利司說) 我想我們還在這個區域裏——

莫利司 是的。醫生，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醫生 (看錶介) 二十分——十點一刻了。

莫利司 那麼從堤壩斷裂後，已經過了一刻了。是啊，媽媽，你聽見麼，現在是十點一刻了！

琦茵 是的，我聽見了。

莫利司 但是我們一些爆裂的聲音也沒有聽見。那是奇怪。

醫生 莫利司先生，你怎麼能夠那樣說？遠得很咧。

莫利司 我以為爲這種爆裂的聲音，在一百個幾羅密達外也聽得見的。我的上帝啊，那多奇怪！我們的房屋和花園都就要淹沒了！我疑惑那水不知道要漲多高呢。你想水要漲到二層樓一樣高麼？

醫生 可能的。唔，修理得怎麼樣了？

車夫 （抱怨的）我正在修理呢。

莫利司 看呀，看呀！媽媽，你看那探海燈怎麼樣放出閃光來。他們好像害怕了。父親，你看見麼？

伊密爾葛雷羅 琦茵，稍微地把我扶起一些。

琦茵 我親愛的，我不知道我可以不可以這樣做。

醫生 倘使他不覺得很痛，你可以稍微地把他扶起一些。裏傷布要綁緊的。

琦茵 你覺得痛麼？

伊密爾葛雷羅 我不覺得，他們害怕了。

莫利司 父親，他們好像瘋子似的放出探海燈的閃光，經過天空裏，看呀，看呀！

（一道淡藍色的光線閃過他們，微微地照着這一羣人。）

莫利司 一直送到我的眼睛裏！父親，那是從高處照下來的麼？

伊密爾葛雷羅 我這樣猜想，不是他們受了警告，就是現在水流到他們那裏了。

琦茵 伊密爾，你這樣想麼？

伊密爾葛雷羅 是的，我覺得我從那裏聽見水的聲音。

（大家靜聽並且都望那聲音來的方向看。）

醫生（不安寧的）這多不爽快！我們應該早一些動身的，我們太遲了。

莫利司 父親，我覺得我聽見人聲了，聽啊——這好像他們在那裏啼哭的聲音，許多許多

人，父親，那普魯士人正在啼哭呢，是他們啊！

(一種衆人底遠遠的悽慘的吶喊聲送進耳朵來。又是子彈爆裂的回聲。軍用喇叭的嗚咽聲。探海燈的閃光正在望這邊那邊地放光。)

伊密爾葛雷羅 這是他們。

醫生 倘使我們在一刻鐘以內不動身——

伊密爾葛雷羅 醫生，在半點鐘以內。

莫利司 父親，這是多好看，但是多可怕！母親，請你伸手給我。

琦茵 做什麼？

莫利司 我要吻你的手。母親，你沒有帶手套罷！

琦茵 莫利司，你真是一個蠢孩子。

莫利司 郎克羅先生說再過三天我可以解去我的裹傷布了。只要想，三天後，我又可以拿

起我的槍械來了！……喔，那是誰？看呀，那是誰？

(在汽車近傍的人都取預備抵禦的態度。車夫同醫生都拿出手槍來。一個人在田野裏。

從一條壕溝漸漸地接近他們。一個農民，腿上受了傷，靠在一根行杖上，慢慢地走過來。

莫利司 誰在那裏？

農民 我們自己人，我們自己人。你們是誰？你們是要到城裏去麼？

莫利司 是的，我們是要到城裏去。我們的汽車壞了，我們正在修理呢。你到這裏來做什麼？

農民 我到這裏來做什麼？

（他把那些不認識的人好奇地打量了一回，他們也借那燈籠的光線細細地望他看。）  
車夫 把燈籠給我罷！

農民 你們要送一個受傷的人麼？我的腿上也受傷了。我不能夠走路，要走也是很難的。我一定要靠在我的杖上。你們是要到城裏去麼？我躺在壕溝裏，我躲在那裏。我聽見你們說

法國話的時候，我才敢爬出來。我的名字叫做賈柯拉（Jaquar）。

醫生 你怎麼受傷的呢，

農民 我在田野裏走路，他們開槍打我。他們一定以為我是一隻家兔了。（破聲地笑）

他們一定以為我是一隻家兔了。諸位先生，消息怎麼樣？比利時亡了麼？  
（笑）

莫利司 你不知道麼！

農民 我能够知道什麼？我躺在那裏，望天空裏看——那是我知道的。你們看見了天空麼？

望他看，我已經望他看了好久了。噯，我在天空裏看見的是什麼？你們要怎麼樣解釋他？

伊密爾葛雷羅 請你靠近我們坐下。

莫利司 你聽，坐在這裏，你好像一些風聲也沒有聽見。你一定要離開這裏才好。你知道那

堤壩破壞了麼？你明白麼？那堤壩！

農民 那堤壩麼？

莫利司 是的，你不聽見那裏的哭聲麼？聽呀！他們在那裏啼哭——那普魯士人！

農民 水麼？

莫利司 水。水現在一定流到他們那裏了。這個時候，他們一定知道水的來源了。聽呀！距離——

這樣的遠，可是我們還能夠聽見啊！

（那農民破聲地笑。）

莫利司 就在這裏坐下，這輛汽車是寬大的，醫生，幫助他，我來拿燈籠。

車夫 （喃喃的）坐下，坐下！

醫生 （不安寧的）什麼壞了？車夫，快些！我們不能留在這裏！水來了！我們應該早一些動身的。

莫利司 多不幸的災難呀！

琦茵 （激怒的）他們開槍打你，好像一隻家兔麼？伊密爾，你聽見麼——他們以為一隻家兔跑着咧！你極像一隻家兔麼？

（她大聲地笑，那農民也笑。）

農民 我像一隻家兔！十分地像一隻家兔。

琦茵 伊密爾，你聽見麼？他說他十分地像一隻家兔咧！（笑）



伊密爾葛雷羅 琦茵

莫利司 媽媽

琦茵 我覺得好笑——他們錯認我們都是家兔，所以我覺得更可笑了。現在，現在我們都是什麼——水老鼠麼？伊密爾，你自己想水老鼠坐在汽車裏咧！

莫利司 媽媽

琦茵 不，我現在不再笑了，莫利司啊！（笑）我們還象什麼別的東西呢？驢鼠麼？我們一定要藏在地裏麼？

農民 （笑）現在我們一定要藏在地裏——

琦茵 （一樣的聲調）那麼他們要留在地面上麼？伊密爾，你聽見麼？

伊密爾葛雷羅 我親愛的我親愛的！

莫利司 （向醫生說）你聽，你一定要做些事情，你沒有什麼事麼？聽呀媽媽，我們就要動身了，我親愛的！

琦茵 不，不要掛心，我現在再也不笑了。你怎麼是這樣愚笨的。莫利司，我只想講話，我是安靜太久了。我向來是安靜的，但是現在我覺得喜歡講話咧。伊密爾，我的講話沒有擾亂你罷，是不是？伊密爾，爲什麼水是這樣安靜呢？國王說過，「水是沈靜的」，是不是？但是我喜歡看他狂吼，打雷似的爆裂……不，我不能，我不能忍耐這種沈靜啊！爲什麼水是這樣安靜呢——我不能忍耐了！

莫利司 （向車夫說）我親愛的朋友，請你趕快罷！

車夫 是的，是的！我正在修理，我正在修理。我們就快要動身了。

琦茵 （忽然哭了，威嚇的）但是我不能忍耐了！我不能！

（她用手按住了口，嗚咽起來。）

我不能！

莫利司 媽媽！

伊密爾 葛雷羅

琦茵，萬事的結局都是好的，萬事的結局都是好的。我知道，我同你有一樣

的感覺。但是，琦茵萬事的結局都是好的！

琦茵（嗚咽，但是鎮靜她自己）我不能忍耐了！

伊密爾葛雷羅 琦茵萬事的結局都是好的！比利時要生存的！太陽要放光明的！琦茵我現在受痛苦，但是我知道這一點！

莫利司！快些！更快些！

車夫 一會兒，一會兒。現在裝好了，一會兒。

伊密爾葛雷羅（微弱的）琦茵！

琦茵 是，我知道……請你寬恕我，請你寬恕我，我就要——

（一個女郎的又高又破的聲音從黑暗裏送出來。）

女郎 告訴我，我怎麼能夠找到望路牛地方去的路呢！

（驚駭的叫聲）

莫利司 那是誰？

琦茵 伊密爾，就是那個女孩（笑）

她也像一隻家兔咧！

醫生 （抱怨的）什麼，什麼——誰啊？

（他拿燈籠照着女孩，她的衣服撕破了，她的眼睛是發狂的，那農民笑着。）  
農民 她又在這裏了麼？

車夫 把燈籠給我啊！

醫生 好罷！

女郎 （大聲的）我怎麼能夠找到望路牛地方去的路呢？

伊密爾葛雷羅 莫利司，你一定要阻止她！我的小孩，我的小孩！醫生，你——

車夫 放下燈籠來！魔鬼！

女郎 （吶喊）放手！不，你不敢——

(那女孩跑了。)

伊密爾葛雷羅 醫生，你一定要逮住她！她要死在這裏的。快——

(她跑了。醫生，在黑暗中追她。)

農民 她也問過我，怎麼到路牛地方去。我怎麼知道路牛！

(那女孩的聲音在黑暗中作回聲，過了一會，又是一片沈靜。)

伊密爾葛雷羅 你一定要逮住她！什麼？你一定要！

莫利司 父親，但是怎麼樣呢？

(他們靜聽。沈靜。衆人悽慘的哭聲成了反響。琦茵忽然低聲的笑起來。)

莫利司 (喃喃的) 現在他去了！屋，我的上帝呀！

車夫 (得意洋洋的) 你們請坐罷！修理好了！

莫利司 但是那醫生不在這裏，喔，我的上帝呀！父親，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車夫 我們叫他罷！

(莫司利和車夫齊聲叫喚：「醫生！郎克羅！」)

車夫 (發怒的) 我一定要救助葛雷羅先生，並且我要救助他的。你們請坐！

莫利司 (狂叫) 郎克羅！

(遠遠地一陣微弱的回聲。

醫生！來！

(那答應聲是更近了。)

農民 他沒有逮住她。你不能逮住她。她也問過我那條到踏牛地方去的路徑。她是瘋的。

(笑) 現在有許多像她一樣的人呢。

伊密爾 葛雷羅 (懇求的) 琦茵！

琦茵 伊密爾。但是我不能什麼事。我不能明白什麼事。我們在什麼地方了？我的上帝啊！我

一些也不明白。我往往明白的，我往往明白的，但是現在——比雷在什麼地方？(堅決的)

比雷在什麼地方呢？

莫利司 喔，他就要到這裏來麼？親愛的母親，我們一會兒就要動身了！

琦茵 是的，是的，我們一會兒就要動身了！但是我一些也不明白，我們在什麼地方了？爲什麼這樣一場夢呢？爲什麼這樣一場夢呢？我不能明白啊！誰來了？我的頭痛了，誰來了？爲什麼要發生這樣一件事呢？

（從黑暗裏送來一陣很近的人聲。）

琦茵 （害怕的）誰嚷着？一場多麼奇怪的夢，一場多麼可怕，可怕，可怕的夢。比雷在什麼地方呢？

莫利司 母親！

琦茵 我不能！（減輕她的聲音。）

我不能——爲什麼你要來煩惱我？比雷在什麼地方呢？

伊密爾葛雷羅 琦茵，他死了！

琦茵 不……

伊密爾葛雷羅 琦茵，他死了。但是我向上帝宣誓，琦茵——比利時要生存的，啼哭啊，悲痛啊，你是一個母親，我也要和你同聲的啼哭——但是我向上帝宣誓，比利時要生存的上帝已經給了我光明來看，所以我能夠看見，詩歌要在這裏發出回聲來，琦茵！一個新春要到這裏來，樹木上都要開滿了花朵——琦茵，我向你宣誓，他們都要開滿了花朵的，并且母親們都要撫愛他們的兒女，太陽光照在他們的頭上，照在他們的頭髮金黃色的小頭上，琦茵！從此以後，不會再有流血的事了，琦茵，我看見一個新世界！我看見我的國家：他就在這裏，捧着棕櫚樹的樹葉往前進行，去迎接那又到地面上來的上帝，琦茵，啼哭啊，你是一個母親，啼哭啊，不幸的母親——上帝和你同聲的啼哭，但是這裏又要有快樂的母親們了——琦茵，我看見一個新世界，我看見一個新生命！

(幕下) 第六幕完

全劇完



## 安得列夫事略 (Leonid Andreyev 1871—1919)

安得列夫在西歷一八七一年，生於俄國屋萊爾 (Orël) 地方。他是一個中流人家的兒子。他的父親是一個測量師。安得列夫就在本地中學堂裏念書，他正在求學時代，不幸他的父親死了。家中財源因此斷絕了，家中境況因此衰落了。可是安得列夫求學的雄心，沒有減少；他就進彼得格勒大學去讀書。他少年時的生活是非常困苦。他初到彼得格勒的幾年，常常一天二天不喫東西；有時候竟好幾天餓着肚子。但是這些困苦生活，也不能減少他求學的決心。後來他進了莫斯科大學，格外用功讀書。畢業後，他覺得生活毫無興趣。這種厭世心的屢次引誘他自殺，但是他終沒有屈服。安得列夫從小喜歡圖畫，所以後來他就靠繪畫度日。他畫的大半是油畫像，每張的價值在五個到十個盧布 (Rouble) 之間。這樣賣畫的生涯很好；也是他一時餬口之計。

一八九七年，他在莫斯科城裏做過律師。他曾經辦理了一件民事案和幾件刑事案，卻是都沒有成效。一八九八年，安得列夫才作小說。有一回，他在彼得格勒一種雜誌內登載了一篇小說，一篇是沈靜 (Silence)，一篇是他是 (He Was)，一時惹起許多人的注意，他的聲名就此日盛。從此以後，安得列夫便專心研究文學了。

安得列夫從來沒有爲小說起見，做過一篇小說。他的作品裏，每一篇小說或是每一本戲劇，都代表一個問題。他的計畫是如此：我們承認一個人是天生來造成經驗的，那麼精神上的效果是什麼呢？環境和情形因此變成了次要的分子；重心點倒反落在精神的反動力裏。毋怪安得列夫要離開實現的路徑，取抽象來替代人類；並且把悲劇的地位，引進理想的地方去。安得列夫是俄國文學中最初介紹系統作法 (Schematization) 的一個人。

安得列夫是俄國心理的代表。近代的進步喚醒了這位文學家。他便了解生活的複合了。安得列夫對於人生的根本問題，大懷疑慮。他奮勇的和人生的種種礙物宣戰。他苦沒有解決的方法來安慰他；但是他並不完全灰心或失望。安得列夫的作品傳佈後，俄國人的心

理，便向着重大的問題，無論什麼事，都沾着一點革新的色彩。俄國人纔細細地研究人生的種種問題了。

安得列夫是近代俄國文學上極著名的人物。他在俄國文學上的地位，和柴霍甫（Anton Chekhov, 1860-1904）不相上下。安得列夫和柴霍甫的著作，性質彷彿。這二位俄國的文學家，都描寫生活場中受苦的人民，並且他們都擅長短篇小說的作品。安得列夫覺得人生最不幸的事，就是孤單的在世界上度日子了。他的著作大半有這種趨向：就是，人類經過了許多痛苦，歸束到世界不過是一片荒蕪，生活不過是一種幻像罷了，安得列夫天賦的才能有下列二種本質：

一 極端的感受性。

二 描寫反面的實體，愁悶的心緒，生存的悲痛底冒險性。

安得列夫最後的幾年，專門研究戲劇的著作。他的作品有下列三種明顯的表現：

一 生死的恐怖。

- 二 自由意志的篤信。
- 三 人生的無意味。

安得列夫的著作極多，他受了時代和環境的感觸，所以他的作品另有一種俄國人心理上的愁悶和生活上的痛苦底表現。凡是他的著作，都有這種貢獻。安得列夫是俄國一個機巧的，多藝的小說家和戲劇家。從他二十年的文學作品裏，我們可以選出下列幾種最有特質的樣本來：

1 牆 (The Wall - A Story, 1901)

描寫當時人精神上感受的種種困苦。生活場中彷彿有一堵高大的牆，阻止人生樂趣的進行。

2 深淵 (The Abyss - A Story, 1902)

3 霧裏 (In the Fog - A Story, 1902)

描寫性慾制服純潔和無知的人類。

- 四 思想 (The Thought—Novette, 1902)
- 五 黑面具 (The Black Masks—A Play, 1908)  
描寫人類意志的限制，思想裏的主要人物，被他最可信的奴僕——「理性」——誘惑了。黑面具裏的主要人物，被他本身隱藏的勢力制服了。
- 六 紅笑 (The Red Laughter—Notes, 1904)  
描寫理想中日俄戰爭可怕的情形。
- 七 樊雪梨費維斯基之一生 (The Life of Vassily Fivysky—Novette, 1904)  
描寫一個終身不幸的人，懷疑上帝的公正。他是一個傳教師，他因為要改革事物的程序，便想到建造神秘的事蹟。可憐他死在取不可得的能力來做不可做的事業呀！
- 八 所以如此 (So it was—Novette, 1906)
- 九 省長 (The Governor—Novette, 1916)  
描寫百姓的公憤引起革命運動。

10 薩武華 (Stryva - A Play, 1906)

描寫一個無政府主義人主張破壞舊有的文化建設一個新奇的世界。

11 猶大 (Judah Iscariot & Others - Novelle, 1907)

描寫猶大陷害耶穌的主意和他精神上的犧牲和痛苦。

12 黑暗 (Darkness - Novelle, 1907)

描寫二種疑問：

甲 一個人在許多不快樂的人面前行善，有什麼權利？

乙 一個人為他的同類犯罪，算得最大的犧牲麼？

13 人之一生 (The Life of Man - A Play, 1907)

描寫人生的意義底大懷疑：

甲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乙 萬物要絕滅的，我們爭快樂做什麼？

丙 若使一個人永久孤單的活着，到後來他老了死了，那麼華美青年愛情名譽、  
誼和創造事業，有什麼意義？

一四 饑餓王 (King Hunger — A Play, 1908)

描寫俄國反對革命的反映，和大亂將來的信心。

一五 伊利沙 (Iliazar — A Story, 1908)

描寫一個人在死國裏過了三日三夜，蘇醒後，我不知道快樂，只知道恐怖。

一六 七個被絞死的人 (The Seven Who Were Hanged — Novella, 1909)

描寫七個主張革命的人和犯罪的人，在監獄裏的種種恐怖和幻想。

一七 安那塞瑪 (Anathema — A Tragedy, 1909)

描寫人類的二種本性：

甲 人類的仁愛和犧牲性。

乙 人類喜歡研究和質問的心理。

一八 海洋 (The Ocean - A Tragedy, 1911)

描寫生命的岸邊，有一片無際無涯的海洋。

一九 大時代中一個小人物的懺悔 (Confession of a Little Man during Great

Days - 1914)

描寫一個人的日記裏，主張非戰爭的主義。

二〇 比利時的悲哀 (The Sorrows of Belgium - A Play, 1914)

描寫空前的歐洲大戰聲中，德國人蹂躪比國的情形和比國人民忍受的種種犧牲。

安得列夫死在一九一九年。



## 安得列夫的戲劇作品一覽

- 一九〇五年 “To the Stars”  
一九〇六年 “Savva”  
一九〇六年 “The Life of Man”  
一九〇七年(一) “King Hunger”  
一九〇八年 “The Black Masks”  
一九〇八年 “The Days of Our Life”  
一九〇九年 “Anathema”  
一九〇九年 “Anfisa”  
一九一〇年 “Gaudernus”

安得列夫的戲劇作品一覽

哀悲的時利比

- 一九一一年 "The Ocean"
- 一九一一年 (c) "Honor"
- 一九一二年 "The Pretty Sabine Woman"
- 一九一二年 "Professor Storzivni"
- 一九一三年 "Catherine"
- 一九一四年 "Thou Shalt not Kill"

中華民國十一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國難後第一版

二八三四上

文學叢書 (三三七六)  
比利時的悲哀一冊

The Sorrows of Belgium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Leonid Andreyev

譯述者 沈 琳

發行兼印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權所必  
翻印必究  
\*\*\*\*\*

(本書校對者湯蔭人)商

